

Y

新 文 化 叢 書

唯 物 史 觀 解 說

上 海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2  
✓  
1  
41

著 泰 郭 蘭 荷

說 解 觀 史 物 唯

譯 達 李

## 序

這本書是我的朋友郭泰(Hermann Gorter)爲他和關的勞動者作的，自然也可以推薦於用德國話的無產階級。

郭泰作了這本書之後，有許多批評家攻擊他，說他對於唯物史觀沒有了解。我對於這一層很覺得有解釋的必要，所以特爲作這篇序。

我曾在一九〇三年以新時代(Neuzeit)的題目發表過我的思想，說在以前社會發達的過程上，道德的命令只在人所屬的社會組織(即國民或階級)內部纔有無限的價值，但不能無條件的推廣到那階級或國民的敵人。這個事實上的觀察，現在還很有人，尤其由基督教的教師們利用來對付我及我的黨。他們是有名的愛真理的人，他們因愛真理的緣故，就把數千年來，即自人類發達的開始期以來，由一切階級和國民所認識的這個事實上的觀察，強詞奪理的作爲是我要求我的黨員：在黨的利益上有須要的時候，不要顧慮有價值的道德觀察，並且去無禮的欺騙民衆。我之所以要作那篇論文的動機，就是爲反對

從前的修正論者，現在的前社會民主黨員柏倫哈德（G. Bernhardt）因為他爲「高級」黨員擁護欺騙民衆的權利。

現在郭泰又作了同一的觀察，但他因此比我嘗了更苦的經驗。他並不是因此受了反對黨的反對，乃是受了同志的攻擊。他們說他一點都沒有懂得馬克思主義，馬克思自己所說的，與郭泰所說的完全不同。

他們把萬國勞動者同盟的規約裏面下列的文句引來作證據：

『加入萬國勞動者同盟的各團體，各個人，以真理，正義，道德，爲一切團員相互間和對於一切人的行爲的規律，不問其人種，信仰，國家。』

這個文句是萬國勞動者同盟規約的起草員馬克思作的，但與郭泰的主張不相一致。

但我們第一要注意，這個文句與郭泰的主張毫無關係。他所說的，是從太古時代直到現在在各處發生的現象。規約裏面只說明了同盟員的要求，並沒有說明歷史上的事實。而且我們又不能說，這個要求是很適當的，明瞭的，說明出來了的。真理，正義，道德，是甚

麼？各階級沒有他特別的正義和道德上的觀念麼？互助不是無產階級的道德麼？我們希望無產階級的互助無條件的推廣到資本階級麼？不待說，資本階級和無產階級也有許多地方是對立在同一關係上的。在這種場合，無產階級也是要永遠與資本階級一樣實行他們道德所要求的互助的。米細那（Messina）地震之後，急赴救助的無產者沒有間間被沒理的是富的是窮的；只要找得着的，他們都救濟了。妨礙了救助的，不是無產階級的思想，却是資本階級的思想；因為資本階級把財產的救濟作了第一要務。

凡在人不是與自然對立，是資本階級與無產階級在社會裏面這樣互相對立的地方，他們相互間自然沒有互助之可言；一方面是想減少工錢，一方面是想增高工錢的。這兩方面底要求各各都是要損害了一方面，纔能成功的。

無產階級與資本階級明明白白相敵對的時候，無產階級對於資本階級是不負無條件的示明真相的義務的。誰人希望同盟罷工的勞動者把他們罷工基金的實在情形告知資本家呢？對於敵人的資本階級的這樣欺騙行為，無論在甚麼地方，都可以認為有階級

覺悟的無產階級道德上的義務。

萬國勞動者同盟的規約在這種地方，不待說是含得有很正當的要點的。我們不能不承認真理，正義，道德，是我們相互間行為的規律。一個羣衆的一切戰鬥者間，不能有虛假。我們就是相信對於黨員說僞語是於黨有利的時候，我們也不敢如是。所以我在一九〇

三年新時代的論文上面說：

「有合乎各社會組織的經濟法則，亦有不可廢棄的道德原理。這裏面關係最重要的，就是對於黨員不作虛假的義務。對於敵人，我們決不承認這個義務；反之，一黨裏面如果沒有這個義務，就不能有平等黨員的永久的共同協力了。對於一切人不作虛假，是沒有階級對立的社會底道德，在實行階級對立的社會，只是同階級的各個黨派裏面的道德。欺騙黨員，從前只在那兩階級共同協力各爲互相利用而結合的黨派裏面纔行。這就是基督教主義，僧侶主義黨派裏面的道德。」

萬國勞動者同盟底規約要把這基督教道德完全除去了，纔能有價值。

在我所曉得的範圍內，馬克思只有一回引用過這規約底這文句，並且還是以厭惡他（欺騙同志的可厭）的意思引用的。他是對於巴枯寧派說的，因為他們在萬國勞動同盟裏面組織了一個秘密團體；他們以為『在秘密團體底存在上，在他言論和行動底主旨和目的上，欺騙不純的同盟員，是他們老練家的第一任務。』（註一）

（註一）對於萬國勞動者同盟反叛第三十三頁

彼此沒有真實，黨員不互相信賴，是不能把民主主義的黨派引到作有力的爭鬥的。

但對於一切人（或許還要對於那逼迫我們朋友的警察）在一切情形，都守不作虛假的義務，無論如何，都是不行的。

如果萬國勞動者同盟規約的那個文句，是出於馬克思之手，我們就不能不說他是很不幸，并且又不能不說他在很有價值的思想上面，又加上了很謬誤的形體了。我這幾句話一定是要使相信馬克思的人喫驚的。但馬克思完全沒有作這個文句。據我所知，關於這一層耶克（Juch）起初就在他萬國勞動者同盟史（Geschichte der Internationale）裏

面指明了。我也曾達到了同一的見解，這個見解更由我們的同志馬克思的女公子拉發克（Laura Lafargue）證實了。

我們要曉得，馬克思在萬國勞動者同盟裏面並不是一個獨裁者。他爲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一致起見，不能不採取許多他所絕對不能滿意的決議。

萬國勞動者同盟的規約不是由他一個人制定的，蒲魯東派（Proudhonian）和馬志尼派（Mazzinian）都是參與了的。如果我們因爲馬克思也參與了萬國勞動者同盟規約底制定，要他對於這個文句負責；他還要連同緊接這個文句的第二段文句也要負責，這第二段文句在文法上，在論理上，都是與第一段一致的。連續的兩段文句如左：

『加入萬國勞動者同盟的各團體，各個人，以真理，正義，道德，爲一切團員相互間和對於一切人的行爲的規律，不問其人種，信仰，國家。

』他們不但以爲自己要求公民權和人權爲一切團員的義務，並且認爲履行自己義務的一切人要求，也是他們一切團員的義務。沒有義務就沒有權利，沒有權利就沒有

## 義務。

對於含有真理，正義，道德的這段文句是不是出於馬克思之手，還有疑問的人，如果看見了這段文句與說只爲『履行自己義務』的一切人要求公民權利的這第二段文句關係很密切，這個疑問就可以減少了。這也是一個很可笑的籠統決案。究竟那個獨裁者來決定那個是履行了自己義務，值得有公民權？關於國民的義務的思想，不但資本家與勞動者很不相同，就是在勞動階級裏面，通萬國勞動者同盟存在的期間，也有很大的變遷。他們也實在是屢次在資本階級特有觀念的河流中游泳過的。同盟罷工在蒲魯東主義者就是違背義務。那麼，同盟罷工者就不能有選舉權了。馬克思自然不會發生出只爲『盡了自己義務的人』要求普通選舉權的這種思想。

馬克思自然不能公然反對規約的這兩段文句，這兩段文句是他與人共同草定的，是他在全體上承認的。但由可信賴的方面所告知於我的看來，他對於這兩段文句，是非公式地表示了他不滿意的。況且也有近於公式的表示。

這個規約的草案是一八六四年在倫敦在成立報告的英文版的附錄上發表的。這個草案成了正式規約之後，一九六六年四月又由別加（Jean Philipp Becker）在更夫（Genf）發行的先驅（Vorboten）上面發表了。問題的兩段文句在這裏完全沒有。這不能認為是別加厭忌他，是因為他難於找着理論的根據。

馬克思未曾想由規約的草案中除去這兩段文句麼？用德文發表這規約的時候，除去這兩段文句，是必要的，我因此（與耶克單獨的）起初就注意到了：在規約起草的時候，就有過意見的不一致，這兩段文句是受過反對的。

普魯東主義者，在這規約裏面，加入了馬克思所必定反對的許多文句，這一層由下面的文句也可以明白。規約的草案第九節裏面有規定說：

『萬國勞動者同盟的一切同盟員，由一個地方遷到別一地方的時候，得受同盟勞動者的親愛的輔助。』

這段文句還不能滿足綱領制定委員會和更夫大會確定規約的委員會，大會的這委員

會又附加解釋說：

『這個輔助的意見就是：

(a) 同盟員無論要往甚麼地方去，關於那地方他所關係的職業的一切情形，均有向本

同盟會要求報告的權利。

(b) 同盟員有酌量他所屬部細則所決定的條件，和由這條條件所得的收入，組織信用協會的權利。』

關於插入這一段的原因，現在還沒有明白；這是小資本家的蒲魯東主義，這個主義是用貿易銀行和無報酬的相互信用協會來解放無產階級的；這就剛剛與他們夢想了一個永久的正義，來把那由利己主義的原因產生出來的私有財產變而為理想的制度的一樣。蒲魯東主義是支配了一八六六年大會的全體的。他們對於那由評議會所提出，現在還為模範的產業協會(Gewerkschaft)的提案，毫不感覺興趣。關於這一層的討論很短。這些熱心家所熱心討論且為全場一致所採取的，就是巴黎代表所提出的下列提案：

「國際信用協會底組織。」

(一) 大會獎勵各部研究信用協會，遣派能够以報告使一切同盟員都能够了解這種計畫的勞動者到總會，以便下次大會能够決定計畫。

(二) 大會獎勵趕緊研究關於已經成立及要成立的勞動者信用協會，合併到後來成立的萬國勞動者同盟的中央銀行的觀念。」

更夫大會所引以為特徵的決議，只還有一個，就是關於婦女勞動的問題。

巴爾寧 (Barlin) 和 布爾東 (Bourdon) 所提議的，就是：

「教育底缺乏，過度的勞動，過少的工錢，工場裏面不衛生的情形，今天對於在工場勞動的婦女，都是心身頹敗的原因。這些原因能够以較好的勞動組織即協作社剷除。

我們應當注意使女子在維持生活上所必需的勞動，養成充分的力量，並且使這個勞動不與伊本身分離。」

這個很好的提議竟被擯除，由蒲魯東派的耶馬列 (Ehemale) 託連 (Tolain) 佛利布

(Friedrich) 所提出的下列提議反受了採取：

『婦女勞動，在心身和社會的關係上，是種族頹敗的一原因之一，又是資本階級風紀頹壞的原因之一。』

『女子由自然受得有一定的天職，伊的地位是在家庭；』伊的天職在教養子女，為男子整頓秩序，維持家務，保持溫柔的習慣。『這些都是女子所不能不盡的天職，不能不作的勞動；把他們弄出家庭之外，是一件不好的事。』

對於勞動婦女的這種凡庸的解釋，就是真蒲魯東主義。

我們簡單的把萬國勞動者同盟的一切宣言，都歸罪於馬克思，是錯到極點的。有許多宣言是由反馬克思的分子弄出來的。我們如果要引萬國勞動者同盟來證實馬克思的思想，我們就非先將馬克思思想自身，與萬國勞動者同盟時代的別派社會主義的精神間的區別，明白理解不可。

我們要好好了解了唯物史論，反對萬國勞動者同盟的許多決議和規約的許多文句

起來了，我們纔能成爲一個很好的馬克思主義者。

萬國勞動者同盟的這兩段文句，絕對不是出於馬克思之手。我們如果以所謂馬克思底這兩段文章爲滿足，無批評的向這兩段文章低頭，我們就不能算是真馬克思主義者。若果從馬克思別的方面努力研究，就自然沒有人願意反對像馬克思這樣精神上偉人的堅實思想家。在上述的情形，也是沒有必要的。

我爲說明郭泰是了解了唯物史論，對於萬國勞動者同盟的規約提出的這個異議，在我所曉得的範圍內，還是唯一的異議。德國的讀者諸君大概是要自己來檢查他這本書的。

柯祖基

# 唯物史觀解說目錄

柯祖基序	一
第一章 本書之目的	一
第二章 歷史的唯物論與哲學的唯物論	四
第三章 這學說的內容	七
一 勞動技術 勞動器具 生產力	七
二 勞動關係 財產關係 生產關係	一一
三 生產力與財產關係之矛盾	一三
四 掘翻資本家的基礎石	一五
第四章 實例之說明	一六
一 最單純的實例	一六

二	新技術所生的各種變化	一七
三	新技術與新階級的關係	二二
四	物質的生活之物質的原因	二三
五	勞動是人類精神的根源	二五
<b>第五章 科學, 智識, 學問</b>		
一	勞動者的智識之由來	二七
二	科學家技術家法律家及僧侶之必要	二八
三	生產過程慾求的結果	三〇
四	第一反對說(慾求乃精神)	三一
五	第二反對說(純粹智識慾)	三五
六	成爲進化動力的地理的要素	三六
<b>第六章 發明</b>		
		三七

一	精神與發明	三七
二	中世之發明	四〇
三	過渡期之發明	四一
四	現代之發明	四二
五	原始之發明	四四
六	由必然的世界到自由的國家	四五
第七章 法律		
一	所有觀念變化之實例	四八
二	社會主義運動的實例	五一
三	原始基督教與社會主義	五三
四	對於犯罪思想之變化	五四
五	階級鬭爭與權利思想	五五

六 表同情於貧人的富人	五八
第八章 政治	五九
一 社會問題發生之原因	五九
二 德國勞動階級之發達	六三
三 有產階級中之差別	六七
四 大資本家的地位	六八
五 舊貴族階級之地位	七〇
六 中等階級之地位	七一
七 中下階級之地位	七三
八 中上中下及勞動階級	七四
九 階級與個人之關係	七五
第九章 習慣與道德	七六

一	精神界之高級方面	七六
二	習慣變化之實例	七八
三	善惡觀念之變化	八〇
四	婦人解放運動之原因	八一
五	女權論者與社會主義的婦人	八二
六	大理想與地上的根底	八四
七	善惡的根本之難解	八五
八	社會的本能即道德心	八七
九	私有競爭與階級	九一
第十章	宗教與哲學	一〇〇
一	由自然力的崇拜到精神的崇拜	一〇〇
二	善惡的觀念與社會的本能	一〇二

三	羅馬之統一與一神論	一〇五
四	適應封建制度的耶穌教	一〇六
五	宗教改革的真意義	一〇八
六	抽象的不可解之神	一〇九
七	宗教之靈化空化	一一一
八	勞動階級無宗教	一一四
九	狄更之哲學	一一六
十	宗教是個人的私事	一一九
第十一章	藝術	一二三
第十二章	結論	一二四
第十三章	真理之力	一二八
第十四章	個人之力	一三一

附錄

馬克思唯物史觀要旨……………一  
譯者附言……………七

# 唯物史觀解說

荷蘭郭泰 (Hermann Gorter) 著

李達



## 第一章 本書之目的

社會主義，不單是要靠政治運動即掌握國家政權，來把生產機關的私有，即自然力，器械，及土地的私有制度變為公有制度；換句話說，社會主義不單是有政治戰爭及經濟戰爭的意思，實在還有最深的意思，就是對於紳士閥即富力階級行哲學上的思想戰爭。

勞動者要想征服紳士閥，要想由自己階級掌握權力，非先把自幼時起在國家和教會裏牢記心中的傳統舊思想排除不可。勞動者單單加入工會加入政黨無濟於事。若不先改造自己的內部變成一個轉生的人，總不能戰勝敵人。於是這裏就有一種考察事物的方法，觀察世界的方法，就是一種哲學。這種哲學雖然受紳士閥痛切的排斥，可是勞動者要想征服紳士閥，無論如何，非採用這種哲學不可。

資本家要用下述的話，說服勞動者。他說：「精神高高的立在這社會物質生活之上。精神支配物質，而且物質是從精神之中造出的。」他們利用精神作為統治人民的手段，直到現在。他們役使科學，役使法律，役使政治，役使文藝，因此掌握了統治權。所以無怪他們瞞住勞動者，說事物本來的關係如此如此；說精神本來是支配社會的物質生活；說工場，礦山，田野，鐵道，船舶等一切勞動者的勞動，都被精神支配。相信這種話的勞動者，就相信精神單獨產出物質，造出勞動，造出社會階級的事情；像這種勞動者，結局要屈服於紳士及擁護資本家的僧侶學者等人之下。其理由就是因為紳士閥把大部分的學問握在自己手中，又領有教會，因而領有精神；所以當然要支配他人了。

紳士閥為維持自己的權勢，就要使勞動者相信他們這種話。

然而勞動者想變為自由人，即是要想由自己階級掌握國家權力而從現時權力階級取得生產機關，就要明明白白考察一下。前面所述紳士閥的說法（說明的方法）全然是相反的事情。精神不能決定社會生活，乃是社會生活決定精神。

勞動者若抱着這種思想，就可以免却紳士閥精神的支配，反對紳士閥的思想而成爲最有力最正確的自己特有的思想了。不單如此，勞動者若曉得了社會的發展，是自然而然的向着社會主義進行，自然而然的準備社會主義的，若又曉得他自己的社會主義思想是由社會生活發生的，那麼，他必定更能覺悟這件事了。我們周圍的社會所發生的事變，是我們頭腦中先發思想的原因。社會主義的事實，業已在這社會中顯露出來，所以社會主義的思想也已經在我們頭腦中發生。於是我們方曉得在現實之上去獲得真理。所以這是一種把社會革命所必要的意氣和確信給勞動者們的思想。

這種智識的養成，對於勞動者也和工會組織政黨組織一樣，一定要有纔好。勞動者行經濟運動也好，行政治運動也好，若沒有這種知識，總不能圓滿的達到目的。勞動者成了精神的奴隸，於物質上的爭鬪，也有非常的妨礙。必定要使他們覺悟，自己雖然是貧窮的勞動者，而在精神方面比有權力的人還要強大，然後方能發生自重心，同時方能發生擊破那有權力人的能力。

唯物史觀（唯物的歷史觀，歷史的唯物論）說明社會生活決定人的精神，把人的思想歸入一定的軌道，決定個人或階級的意志和行爲。

本書以下想爲勞動者把這唯物史觀的真理，簡單明瞭的說明出來。

## 第二章 歷史的唯物論與哲學的唯物論

爲略事防止偏見與誤解起見，特於說明唯物史觀之前，先說明唯物史觀的反面。恩格斯與馬克思所建設的唯物史觀（或歷史的唯物論）之外，還有哲學的唯物論。這哲學的唯物論又分幾派。這唯物論與唯物史觀不同，他並不是論述精神如何依賴社會狀態，如何依賴生產方法，器械與勞動而取一定軌道進行的問題；乃是論究肉體與精神，物質與心靈，神與世界的事情。這種哲學論是解說思想與物質大概關係如何，思想起源如何的問題；而唯物史觀則不然，他是說明某時期內某種思想所以發生的原因。例如哲學的唯物論上說：物質是永恆的東西，而精神是在某種事情之下發生的，那種事情若是沒有，那種精神也消滅了。唯物史觀則說：勞動者的想法所以與紳士閥不同，是由於某種原因所產生

的結果。

哲學的唯物論與唯物史觀有很大的差異。前者探究思想的本質；後者探求思想變化的原因。前者要說明思想的起原；後者要說明思想的變遷。前者是哲學的；後者是歷史的。前者豫想思想與精神尚未存在的狀態；而後者豫想精神的實在。

所以要研究或學習社會主義理論的人，非先明白曉得這種區別不可。我們的反對論者，尤其是信仰宗教的人，總把這兩種區別混合起來；依了基督教勞動者對於前者的恐怖，同樣的把後者也要排斥了。教會的牧師說：唯物論不過把全世界當做機械運動的物質；以為只有物質和勢力是永劫絕對的存在；以為思想只是惱髓的分泌物，和那由肝汁肝臟分泌出來的東西一樣。總之唯物論者崇拜物質，而唯物史觀與哲學的唯物論却是相同。於是一些舊教地方的勞動者像奴隸一樣的崇拜精神，而明白與精神本質有關係的社會主義者真實見解的一像狄更（Joseph Dietzgen）所說的一人，因為很少，所以一聽見牧師那種說法，立刻就相信了，以為一聽社會黨的演說，就會要變為物質的崇拜者就怕將來要

墮入永劫地獄了。

上面的那樣說法，全是假話。此後要舉許多實例，證明唯物史觀不是說明精神與物質，心靈與肉體，神與世界，思想與實在等一般的關係，乃是說明依社會變化所產生的思想的變化。

我們因此就可由基督教（及精神主義的）策士之手，奪取一個有力的武器。

然而也不是因為唯物史觀與哲學的唯物論不同就說唯物史觀不能達到總括的宇宙觀。唯物史觀實與一切實驗科學相同，是達到哲學的宇宙觀的一個手段。這即是對於勞動者的唯物史觀的重要意義。唯物史觀引導着我們達到一種宇宙的概念。這種概念尤其不是純粹器械的，不是基督教的，乃是一種特別的社會主義的新宇宙觀。唯物史觀自身雖不就是這宇宙觀，而與進化論，自然科學，馬克思資本論，狄更認識論等相同，是達到這宇宙觀的一個方法，一個手段。為達到這種宇宙觀，於上述各手段之中，若僅取其一二則不能足用，實有必須協合各種手段的必要。

本書是單論唯物史觀的，所以不能充分說明社會主義哲學的宇宙觀。以後舉例說明本題的時候，再有說及這哲學的宇宙的機會，所以對於唯物史觀與其他科學集合構成的這種綜合哲學，多少總要為讀者諸君說明。

### 第三章 這學說的內容

#### 一 勞動技術 勞動器具 生產力

然則這學說的內容，大體是如何呢？要表示這學說的真實與正確之前，就應當先把這學說所證明的事情明瞭的概說出來。

大凡無論何人，若把自己周圍的社會生活考察一番，就曉得這社會中各人是由一種關係互相對待的。他們在社會中不是平等的；或在上段，或在下段；是成爲互相對立的團體或階級的。皮相的觀察者說：這些關係只是財產的關係，一方面的人或有土地，或有工場，或有交通機關，或有商品；而他一方面的人無論什麼都沒有。又說：這些差別，主要的是政治的東西，某一團體掌握國家的權力；其他團體差不多沒有勢力。可是考察事物最探的

人，却曉得這財產關係政治關係的背後，實在還有生產關係存在。這生產關係，就是這社會裏關係必要的生產事業中人與人的關係。

勞動者，企業者，錢主，運輸業者，大地主，小佃戶，販賣店，小賣店，放債者等等都是生產過程上各有各的地位生出來的區別。這種區別反是最深的，就是一方有錢一方沒有。把自然的富財採取與製作，這就是社會的基礎，所以我們人類是常常用勞動關係，即生產關係相互結合的。

這種勞動關係，究竟又因什麼東西支持的呢？資本家，勞動者，地主，佃戶，以及此外組織這社會的各種人，無論如何稱呼，他們莫非是這種虛浮在空中的形態麼？

這種關係，是因他們在地面上，在自然界裏應用於勞動的技術，器具等物而決定的。工業家與職工，依機械而生，並且隸屬於機械。若沒有機械連工業家也沒有了。至少照現在這樣的工業家和職工也沒有了。

從前簡單的手織機械，生出家庭中人做的家庭勞動。自從木製的機械發明以後，就生

出了師父與徒弟的社會了。最後用蒸汽，電氣運轉的鐵製織物機械發明以來，於是又生出大工業股東，企業者，銀行家，貸銀勞動者的社會了。

生產關係，並不是空中浮着的雲煙，實在是已經造了一個框，把人類關在這框子裏頭的。生產過程，是物質的過程；勞動器具，是關住我們的那個框的邊和底。

勞動技術，勞動器具，生產力，均是社會的根底。這是此大而且雜的社會組織賴以存立的根本基礎。可是人類一面因那種實質上的生產方法造出社會關係，同時又因這關係造出思想，造出世界觀，造出根本原理。資本家勞動者及其他各階級，各因自己營生的社會的勞動技術不同，不得已以主僕君臣或以有產者無產者，或以田主佃戶的特殊相互對立；這種對立雖是不得已發生，而資本家勞動者，考察事物的時候，却自然而然成了資本家勞動者的思想了。他們不是抽象無形的人，他們是具體的活着的現實的人，或是生活於特殊社會裏的人，所以才作成那種思想和觀念。

所以不單是我們的物質關係，被技術所左右，被勞動與生產力所支持。實在是我們要

在自己的物質關係之中，或在這物質關係之下，去考察事物，所以我們的思想，也直接的被物質關係所左右。因而我們的思想，又間接的被生產力所左右。

近世勞動者的社會生活，是由機械造成出來的。他們的社會思想，是他們立於勞動者的地位而應付那種關係的東西，所以直接的因近世的機械而支持，間接的被近世的機械所左右。資本家社會中一切階級，都與這種相同。所以各個人與他人對立的關係，決不僅自己一個人所能適合。人不是在社會上孤立的，必定與他人一種特殊關係，也有許多人用那與自己完全相同的關係和他人對立。譬如再把勞動者作比喻，勞動者決不單是自己一個人成了賃銀勞動者和他人對立。他是多數中的一人，是由數百萬人而成的階級中的一份子。這數百萬人，都是賃銀勞動者，和他的境遇相同。文明社會中一切的人，都是一樣。一切的人，或屬於團體，或屬於階級。即團體中各分子，那階級中各分子，對於生產過程，都有同一的關係。所以某勞動者某資本家某農夫等人，由勞動關係上面看起來，必然有某種社會的考究方法；這種事實不特是真實的，而且他們的宇宙觀，他們的思

想，他們的觀念，在其大體的調子裏都與那在同一境遇中的其他千萬人一致共鳴。這就是階級特有的思想，正與在勞動過程中所有階級特有的地位相同。

## 二 勞動關係 財產關係 生產關係

在本節中也把這學說的大體說述一下。凡資本家企業家勞動者等各階級所生的勞動關係的形式，在資本家社會及一般階級的社會中，即是所有關係（財產關係）。資本家，賃銀勞動者，商人，農夫等，不特在生產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就是在那所有物在那財產上也有特殊的地位。收入那種分配物的股東，在生產關係上也不單是幹那賃金的職務，並且也是企業，生產機關，地皮，勞動器具，原料，生產物的共同所有人。商人不單是交換者，經紀人，並且是那販賣品和利潤的所有人。勞動者不單是製造財物的人，並且是日日零賣的勞動力和賃銀的所有人。換句話說，在分了階級的社會中，勞動關係同時又是所有關係（財產關係）。可是古代却與現在不同。在原始共產社會中，土地，共同家產，家畜等生產機關，都是共有財產。主要的社會勞動，都在協力之下合作，除了性與年齡之外，人在生產

過程上一概平等。那所有物中完全沒有差異，縱有差異，也是極少。

然而在勞動分業盛行生出了特殊職業以後，在勞動技術進步與分業的結果，生活的直接必需品以上的剩餘產生出來以後，智力或戰鬥力占優勝的有職業者，即是僧侶武人之輩，遂至於領有這剩餘，更領有生產機關了。於是社會遂發生階級，勞動關係遂在私有財產的形態中發生了。

「階級這種東西由技術的進步和勞動的分業而生；階級關係，財產關係都根據於勞動技術的進步，遂使一種有職業的人，站在可以領有生產機關的地位；所以生出有產者和無產者的區別；大部分的人民，變了奴隸，變了農夫，變了賃銀勞動者。」

可是這種剩餘（即技術與勞動造出直接生活必需品以上的剩餘）漸次增大，而有產者的財產也漸次增大，有產無產兩階級的懸隔就越發顯明了。階級的爭鬪也在同等的程度發達了。階級鬪爭的意思就是各階級爭去領有生產物及生產機關的事情，以後就變為人類社會中一般普通的生存競爭形式了。要之，勞動關係是財產關係，而財產關係又

是互相爭鬪的各階級間的關係。這些都是根據了人類勞動的進步，由勞動過程，勞動技術之中生出來的東西。

### 三 生產力與財產關係之矛盾

然而技術的進展是不休止的。或者急速或者緩慢繼續進步發展，即生產力是時常發展，生產方法是時常變化的。生產方法一生變化，人在勞動過程中互相對立的關係也必然變化了。往時的師父對於夥友和徒弟的關係，與今日的大企業家對於夥友與賃銀勞動者的關係，完全不同。今日的機械生產，使那種勞動關係變化了。在階級的社會中，生產關係就是財產關係，所以前者一經革命，後者也被革命了。於是宇宙觀，思想，觀念等等，在人的生活內部，隨着那種關係形成出來，所以勞動生產和財產若是變化，人的意識和自覺也隨着變化了。

於是勞動與思想，遂如此不斷的變化，進步，發達。「人類依自己的勞動變化了自然界，同時又把自己的性質變化了。」生活物質的生產方法，控制社會生活的全部。「不是

人的自覺決定他的生活，反起來說，乃是人的社會生活決定他的自覺。」

然在人類進步發達的某階段中，社會的物質的生產力，就與當時現存的生產關係及財產關係矛盾衝突起來。新生產力在舊關係中早已不能充分發展了。於是以舊生產關係及財產關係爲利的人，和那以發展新生產力爲利的人就起了爭鬭。這就是社會革命的時代，其結果新生產力遂佔勝利，可以使生產力與旺的新生產關係發生了。

於是人的思想也隨着這革命變化了。思想是與革命共同變化的，而又變化於革命之中。

以上是唯物史觀的概要。茲爲使人一目瞭然起見，更摘要寫幾條如下：

(一) 勞動技術，即生產力作成社會的基礎。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即決定生產過程中互相對立的人與人的關係。

在分成階級的社會中，生產關係同時又是財產關係。生產關係與財產關係不單是

個人間的關係，又是階級間的關係。

(二) 技術繼續發達。

生產力、生產方法，以及生產與財產及其階級關係也隨着繼續變化。

所以人的自覺即對於法律、政治、道德、宗教、哲學、藝術等思想觀念，也和生產關係及生產力共同變化。

(三) 新技術在他進步的某階段上，與舊生產及財產關係相矛盾衝突，結局新技術得勝。

以舊形式爲利的保守階級和以新生產力爲利的進步階級之間的經濟鬭爭，造成法律上政治上宗教上哲學上及藝術上的種種形式，這種種形式表現在兩者的自覺之中。

#### 四 掘翻資本家的基礎石

以下專就上述各說，正確的證明，即是要用許多實例說明思想變化和技術變化之間的因果關係。能够辦到這一層，就可以掘翻資本家對待勞動者的權力的一個重要基礎石

了。何以故？因為勞動者要做世界的支配者，若得技術的和生產力的發展所許可，就可以成功，什麼神的操縱力，什麼人的超越的精神力都不能妨碍他，無論物質的方面或精神的方面，都可以由上述的證明，同時還證明這事能够成就。

## 第四章 實例之說明

### 一 最單純的實例

舉在這裏的實例，第一是要簡單。若使那些缺乏歷史上知識的勞動者不能了解，因而讀了以後不能明瞭并且確信，那就不成了。所以我們就那影響所及的地方，能够見到的大事實，大現象舉了出來說明。唯物史觀說若是正確，那麼，對於歷史的全部自然也非有効不可。一切階級鬭爭，一切階級和社會的思想變化，非一一由這唯物史觀說明不可。可是要由唯物史觀從歷史上各年代引些實例出來，歷史上的知識，最爲必要。而且對於不甚明瞭的時代或事件，若適用唯物史觀最爲危險，（此事後來還要說明的。）本書的著者和讀者，沒有那樣深的歷史上的知識，所以這裏所舉的實例，不但要選那最單純的東西，

而且還要依據現代的事實。這種實例即是勞動者在自己周圍所能認識的大現象，無論何人常見的，那種社會的事實和社會思想的變化。而且就是在那些現象之中，也要選出於勞動階級大有關係的問題，即是要用滿足勞動階級的事情（即社會主義），方可解決的問題；因為這類問題的解決，自然要成爲社會主義的主張，而且也可以說是一種傳道。

可是對於唯物史觀有一種很激烈的而且一見好像有力的反對論。這裏特就所議論的各種精神現象（例如政治思想，宗教觀念等）把最大的反對論一一介紹出來，加以駁斥。如此，自然可以順次把唯物史觀由各方面觀察，可以窺見他的全豹。

## 一一 新技術所生的各種變化

由技術的變化生出來的物質上的變化，無論誰人立刻就知道的。無論何種工業，無論交通機關，技術若是變化，生產力也隨時變化。這是我們日常所看見的。

譬如印刷的活字，先前用手，到了技術進步以後，就發明了排字機械，這種機械，排字人可以隨意把多數活字一齊取來，一一安置在適當地方。又如吹玻璃一事，最初用口，到了技

術能發明一種機械以後，就是玻璃片和玻璃瓶，都可以自由吹成了。以前吃的牛酪，用手製造，到了現在却用機械，可以在最短時間內，把多量牛乳化為牛酪，一切都用機械製造了。碾粉一事也是一樣，從前小小麵包店在土窖中用手碾粉，到了現在，大工場中却用機器來碾了。古時晚間點用煤油燈，每日要擦燈一次，添上煤油，換上燈心，到了現在無論何處人家，都有煤氣和電燈，由遠方機械通到了。生產力這種變化，在工業中隨處發生，而且變化發展愈益急激。就是平常覺得用機械做不到的細手工，也有機械發明出來了。

生產力變化，生產關係跟着變化，生產方法也跟着變化了。機械織機發明以後，機械業者之間，以及他們與職工之間，生出種種與以前不同的關係，這層是前面業已說過的。就是以前，多數小織工共有小織廠，比較的使用少數賃銀織工，到了現在賃銀織工無慮數十萬，工場主和企業者，比較反占少數。工業家都是些大紳士互相對立，對於勞動者變成了東洋式的專制君主。這樣大的變化都是由機械發生出來的結果。

使有機械的人得富，使競爭者得勝，使托辣斯這一類東西出來利用絕大的資本，都是機

械使然的，奪去小資產家的資產，使幾千幾萬的人流爲賃銀勞動者，這都是新生產力使然的。

把牛酪製造作爲比喻，來考察新生產力所生的影響，使幾千立方米達的牛乳立刻變爲牛酪的機械，價值高貴，普通的農家不能購用，而且單是一家也不能買許多牛乳。於是百家的農家聯合起來，共同購用機械，共同製造牛酪了。這事就是表明生產力一經變化，生產的方法也跟着變化，生產的方法種類一切都要變化了。從前百個農夫，各幹各的事，妻女幫助着在家裏製造牛酪，到了現在就不同了，百人聯合起來，用共同的計算，使用賃銀勞動者了，農夫自身和妻女和雇工，對於彼此，對於社會，都站在新生產關係上面了。

把煤油洋燈爲例，從前的燈火，一切都歸主婦辦理，數十萬的主婦，各在各自的家庭，從事燈火的生產，可是到了城市鄉村有了煤汽工場，有了電氣事業以後，對於燈火的生產關係，驟然變化了。現時已不是一個人去生產，乃是城市村鄉的大社會機關去生產了。從前稀有的新種類的勞動者，無慮數千人都現了出來，和從前燈火生產者完全在另一種類的關

係上相對立了。

以前貨車和馬車擔任國內運輸事務，可是技術發明了電信和蒸汽汽鍋，資本家的近代政府，因此把人和貨物和新聞等收歸自己手中。於是無慮數十萬的勞動者和使用人，都站在新生產關係上頭來了。在今日的自治團體和國家中對於公共經營事業有直接生產關係的人物，較之往時武裝的武士還要多。

大凡無論何種事業，沒有不因新技術輸入新生產方法的，學術上的研究所，發明家的實驗室，以及洒掃塵芥的那樣最下等勞動，自上至下，一切技術都繼續變化，勞動的方法也隨着變化了。在現世界中，發明並不是偶然的結果，也不是天才的事業，實在是故意教育出來的，是依已定方針去研究的人的事業。所以各種事業，現在都是這樣的正在革命。

生產界的各部分都一一受了變化，或者完全廢止了。所以近代資本家的國家經營生活，正和近代大都市改正區域，把舊家屋，舊道路依次改築的一樣。

近世新技術又造出大資本，造出大銀行，造出各種信用機關，因此增加幾倍大資本的力

量。

新技術又助成近世的商業，生出多量的貨物和資本的輸出額。因此多數船舶遮蔽了海面；又為採取礦產物或農產物的原故，竟把全世界化為資本主義的奴隸了。

新技術又生出強大的資本家的利害關係，而擁護這種利害關係，只有國家的力量方能做到。所以新技術又造出了近世的國家，造出海陸軍，造出殖民政策，造出帝國主義，造出多數官吏和官僚的組織。

上面既然舉了許多實例，我們就曉得新生產關係即是新財產關係，不必絮說了。德帝國擁有生產機關的人數，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七年之間，人口雖然增加，而在工業方面約減少了八萬四千人，在農業方面，約減少了六萬八千人。又賣勞動力謀生活的人數，在工業方面約增加三百萬人，在農業方面約增加百六十六萬人。小經營的各種事業消滅了，市民和小農人的徒弟，降為賃銀勞動者的人無慮數千萬，這不單是生產關係的變化，在同等程度說，並且是財產關係變化的結果。今日所稱的中等階級，不就是有新財產關係

的一個階級麼？官吏，將校，學者，文人，牧師，律師，醫士，藝術家，事務員，小賣商人中等商人等一流人，或者由紳士閱得些報酬，或者直接間接經過國家之手得些報酬；這種中等階級與古時所謂中等階級其財產關係，完全不相同了。近世大資本家有銀行，有銀行團，有托辣斯，有（Kartellen），又握着世界政策，他們與古時福羅倫斯人（Florentiner）威尼斯人（Venetianer）漢薩人（Hanseatischen）或和蘭英吉利等國古時商工階級比較起來，他們對於社會全體完全站在相異的財產關係之上。

### 三 新技術與新階級的關係

由上面看起來，可知生產關係和財產關係，不單是個人關係，實是階級關係。

新技術在一方面增加造出無產者的速度，比人口增加的速度還要快。這些無產的人漸次增加占了人口的大部分，對於社會的財富，却差不多沒有份。同時又造出一些靠點小收入，謀生活的佃戶，小百姓，苦力及種種中等職業者的羣衆。而在他一方面又造出一些藉政治上經濟上的權勢吸收社會大部分財富而比較占少數的資本家。

這些資本家年年用所產出的大剩餘，更對於無產者小產者勞動者小佃戶小百姓及資本制度不發達的外國，實行掠奪和榨取，急速的利上生利的集積，一方生出過甚的缺乏，一方生出社會之富的大過剩。

所以技術進步，不單是造出新生產關係和財產關係，而且也造出了新階級關係；所以就在現在說技術的進步，造出了很大的階級懸隔，造出了很大的階級爭鬪。

我想以上的事，無論何人當然沒有異議。這些小事，無論誰，都能認識。階級與階級間的懸隔，一天比一天大。今日的階級爭鬪，比五十年前的階級鬪爭更大更廣而更深。階級間的間隙，年年加廣加深加大，而其原因則在於技術，這實是很明白的事情。

#### 四 物質生活之物質的原因

我們在這裏要說明事實之物質的方面，都是可以容易理解的。

例如撒格遜(Sachsische)魏斯發里亞(Westfälische)的農人之子，已變了工場中的勞動者，他們的境遇的變化，自然是因為技術因為新生產方法的產生，毋須多述了。小規

模的農業早已沒有希望。因為競爭也太激烈，所需的資本也太大。用小規模幹，能够得相當利益的極少，大部分都受損失。就是把這些事看起來，也就可明白了。大資本就是大技術。握了拳頭和大技術角力，到底是不能的。勞動者的物質境遇（即是不足的食物，粗惡的住居，惡劣的衣服）都是新技術產生出來的物質結果。這件事，在近代的勞動者，都很知道了。所以把一切階級物質的境遇和財產關係及生產關係結合，再拿來和本的生產力結合起來考察，實是很容易的事情。試將今日那些資本家豪奢的衣食住一看，無論何人，也都曉得那些並不是神賜的東西。他們那些財富和那種生活，都是榨取他人膏血的結果。又試將今日的商業和投機事業一看，無論何人也都曉得這並不是前世的注定的東西。又今日的勞動者常常失業，常常生病，常常遭不幸的事情，無論何人也都曉得這並不是神的責罰。這些悲慘苦痛的事情，一切都是由新技術中自然的或社會的原因而生，這也是人人知道的。（勞動者最能知道的。）又在今日的世界，成功和失敗的責任，不能歸究個人的才能和性情，因為大資本家壓迫過甚，就是有優秀才力的人物，也不能够

戰勝幾百萬人而成功的。

今日的社會，業已進步發達，在我們的自然界及人類的社會裏對於物質的生活之物質的原因，都容易明瞭的觀察出來了。

我們曉得太陽是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根源，依同理，我們也曉得人類的勞動過程及生產關係是現在我們眼前物質的社會生活的原因。

勞動者若是冷靜地把自己和自己同僚與立在自身之上的階級關係，仔細的觀察起來，立刻就會知道上面所說的話是正確的。若是明白了這一點，就可以除去以前許多人的偏見和迷信的，大部分了。

## 五 勞動是人類精神的根源

可是論到人類物質的勞動（即生產及財產關係）與精神的交涉，這個問題就難答了。說到精神，說到靈，說到心，說到理性，自古以來常把他當作獨立者，優勝者，全能者（甚至是唯一的獨存者）來說明了。

可是這裏我們所謂「社會生活決定人的自覺」的話，其總括的意義雖為新發見的真理，可是表示這種傾向的話，在馬克思恩格斯以前已經有人說了出來為他們兩人所發見的新學說的準備。

例如習慣，經驗，教育，境遇等等，從精神方面把人造成了，這件事在今日的有心人都很知道，就是在馬克思恩格斯以前，也曾經明白被人指示出來。習慣這種東西，不是社會產出來的麼？教育我們的人，先前不是也受了人家的教育然後把社會的教育授與我們的麼？經驗這種東西，不也是社會的東西麼？我們不是魯濱孫那樣過孤獨生活的人。我們的境遇是社會的，比較什麼都要早；我們先站在這社會中，在自然界謀生活。單只是這件事，就是非馬克思派，非社會主義者，都是的確認識的。

唯物史觀於此更進一步。即是聚集以前一切學問智識更深進一步。社會的經驗，社會的習慣，教育，境遇等等，也是依社會的勞動和社會的生產關係而決定的。精神即是從這根本上發源的。

在精神生活的某一方面，這種事最容易認識出來。我們先從這一方面開始，次章以下，依實例證明唯物史觀。

## 第五章 科學、智識、學問

### 一 勞動者的知識之由來

科學不是包括精神界全部的東西，可是佔據精神界重要的範圍。而科學的內容是如何決定的呢？

勞動者讀這部書的時候，要先把自已的事考察一下纔好。自己心中所有的智識的範圍和種類究從何處得來的呢？

勞動者對於讀書，寫字，算賬多少有些智識，（此處自然就一般普通勞動者說的，特別的不在此例。）他當着年少的時候，多少總還學了些地理和歷史，可是大概都忘掉了。然而他只能受這種貧弱的教育而不能多受教育，這是什麼原故呢？

這些事並無別的原因，就是由於現社會生產關係產生的生產過程所決定的。支配所

謂文明各國的資本階級，他們所辦的工場，反要用那不是完全沒有教育的勞動者，所以他們爲勞動階級的兒童設小學校，從十二歲起至十四歲止，定爲義務教育年限。這就是紳士閣在那生產過程上所用的勞動者，不是完全無知識，也不是真正受了教育的一種證明。因爲勞動者若是全然沒有知識就不好使用，若是真受了教育，又不經濟而且桀驁不馴。近代的生產過程，要繼續加增生產的速度，供給多量的生產物，所以要用一定的新機關，可是同時又要用一般具有與往時職工不同而有某種資格的新勞動者。生產過程對於社會挾着這種慾望，而且就其本來的性質說，也要造出這種慾望的。試就十八世紀設想，當時的生產過程，不是連這一種的勞動者都不要麼？

## 一一 科學，家技術，家法律，家及僧侶之必要

勞動階級的智識，由來如此，而他種階級的智識也是相同的。

資本家的大工業，交通機關及農業，越發非在自然科學上立脚不可。近代的生產過程原來就是有意識的科學的過程。新生產技術使近代自然科學的進步，得了基礎，科學又

爲那生產技術發明勞動器具，並造出由外國收取生產材料的交通機關。生產作用，自覺的利用了自然力。所以近代的生產過程要求理解自然科學，理解器械學，理解化學的人物。若是沒有這種人物就不能舉辦生產事業，就不能發明新方法新器具。所以順從生產過程所產出的社會慾求，而各實業學校，高等學校多注重自然科學，尤重在教授於生產過程的成就和發展裏必要的各種科學。

所以現時器械學，造船學，農藝學，化學，數學等一切自然科學，都依生產關係決定他的地位。

同上，再就社會階級舉例。律師，法律學者，經濟學者，裁判官，公證人等等，他們所執行的業務，不就是豫想某種特定的財產關係（即生產關係）的嗎？他們不是這資本的社會要求他們來確保財產權或擁護財產權的嗎？他們的特殊思索法不是由紳士階級所造成的生產過程發生出來的嗎？

官產制度，官僚制度，國會等等，其前提不是在內則對於他階級，在外則對於他國而擁護

那些以生產關係為基礎的財產利益或階級利益嗎？政府不就是擁護紳士階級的財產和利益的中央委員會嗎？政府以及政府所具有的智識學問，都是由社會的慾求，生產過程的慾求及財產制的慾求發生的。他們所有的學問智識，即是維持現時生產關係及財產關係的。

然則僧侶，牧師，宣教師，幹的又是些什麼事呢？他們之中，保守的人，要求無條件的服從教會的信仰和一定的道德律，這種地方已經明明是維持現社會了。他們的智識，是在那種完全適應這慾求的學校中教養出來的。對於這種說法的社會慾求和物質慾求早就存在了。其次，他們之中，進步的人則說：神支配世界，心靈支配感覺，精神支配物質，所以去助紳士階支配勞動者。他們因此纔受紳士階養成的。

### 三 生產過程慾求的結果

現時的生產制度和財產制度，發達到了一定程度，就覺得有需用僧侶法律家理學者技術者的必要，於是就把這種人才培養出來。於是順應這種慾求，而擔任或執行這類任務

的人陸續出現了。

這類的人都想用自己的自由意志，選定他們自己的職務。他們又覺得他們自己對於那職務的觀念是特殊的決定原因，是自己活動的出發點。然而他們不知道那種職務的思想內容以及自己所選定的東西，都是由於生產過程發生的。

所以馬克思說：「人爲社會生產的時候，不關於各人的意志如何，都是必然的要造出某種關係即生產關係。」這話說得很對。這種關係，必然要離開我們個人意志獨立的。實在說這種關係，在我們的個人未生以前，早已存在的了。我們要想不混進這種關係以內而不可得。社會實在是把那生產過程，把那階級和慾求來強制我們的。

可是這類的業務，若要舉行那社會的任務，就要有某程度與某種類的學問和知識。所以這種任務，這種智識，都可以說是由社會的生產過程決定的，這是很明瞭的事實。

#### 四 第一反對說（慾求乃精神）

我們在上段議論中，把慾求這件事說了好幾遍。慾求在社會裏，在社會所映影的學問

裏都有重大的作用；這是以後要往復辨論的題目。

然而這種要求是精神的東西，是我們的心中，感情中，精神中所感受，所知覺的東西。可是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就拿着這種事實作爲攻擊我們的武器了。

他們說：「生產過程的各機關，若是由人類的慾求做出來的，那種原因就是精神的，並不是物質的社會的了。」

這種反對，要打破他非常容易。慾求是從什麼生出來的呢？是從自由意志生出來的嗎？是根據信念而生出來的嗎？是精神獨立的作用嗎？這些都不是的，慾求是從人類的體質生出來的。要求的第一事，就是關係人民的衣食住。製造衣食住，就是生產過程的目的。我們所說的生產的意思，即是人類生活必需品的生產。

衣食住本是人類普通的慾求，然在某時代中某種生產方法，又造出相伴而來的慾求。那種特殊的慾求，就是緊緊的根據那種生產過程發生的。今日我們的衣食住，只有依據國家權力所擁護的大產業制度，方能得到。所以今日的社會需要進步的科學，需要通曉

那進步科學的人物。今日學生的慾望，多要求工學，法學，政治學，神學等類的智識。這種慾求是誰付與他們的呢？不是這個社會付與他們的嗎？這個社會，有一定的生產過程，若沒有上面所說那些智識就不能成立，而且也不能生產衣食住的必需品。若是在形體相異的別種社會之中，恐怕就沒有需用上述那類智識的必要，而要求完全相異的另一種智識了。

可是現在的勞動者，也有智識的慾求。不過他們所慾求的智識，不是權力階級在學校中教授的那類智識，乃是我們這裏要給他們的一種關於社會組織的智識。但是這種慾求從何處發生呢？依然是從生產過程發出來的。現在的生產過程，驅使數百萬人使成爲一階級，使其戰鬥，使其得優勝地位。假使不是這樣辦，勞動者不會要求有那樣的智識了。在十八世紀時，這種慾求，他們還沒有。這是因爲當時生產關係與現時的不同，所以不能使他們發生這種慾求。

所以說智識的慾求是精神的這句話，是皮毛的見解，若稍爲多加研究，就可以曉得這種

慾求是由物質的社會的各關係注入而來的了。

這種事實，不單是關於「高尚的」精神的要求是如此，其他許多下劣的事物也是一樣。即物質的慾求，也常常因勞動技術，因生產關係及財產關係而決定的。例如勞動者也想吃和他人一樣好的東西，誰肯吃那粗惡的牛酪呢？又對於其他一切衣食住及安慰物，誰願意要那糊亂湊出來的東西呢？這決不然的。人的自然性質，總是喜吃一切有滋養的健全食物，希望華美溫暖的衣服。可是現時的生產組織和財產組織，只使勞動者吃那最廉價的食物。這種組織，有販賣粗惡品的慾求。所以把廉價粗惡的日用品製造出來，然後勞動者才發生需用這種粗惡品的慾求的。

一時間要造幾萬個幾十萬個物品，一時間要走百基羅米突的速度，這種要求，決不是靠人自己去要求的；只是因為今日生產組織的結果，在競爭上，生產者不得不有這種要求。今日的生產組織，造出有那樣速度和生產力的機械，然後一般人方纔開始有這種要求。

這種實例要舉出來，可以有許多，就是不舉例，讀者諸君自己把周圍的事情考察一下，立

刻就明白了。

『把社會的慾求的全體看起來，果然是本諸個人的意向麼？或是本諸生產的組織運用麼？』大概說起來，這是從那本諸生產作用的社會的一般狀態發生的。全世界的商業，差不多完全不願消費者個體的慾求，而歸着於生產作用的慾求了。』所以智識也是從生產作用的慾求發生的。

## 五 第二反對論（純粹智識慾）

第二反對論者說：「人類不是都有根本的智識慾嗎？對於某種特殊智識的衝動，雖是一時的也未可知，然一般的智識慾却是不變的。」

這也不然。世界上有一種人全無智識慾而以前代人所殘留的少許學問就很表滿足的。

在天然供給着豐富的衣食住的熱帶地方，所住的人民只栽椰子，造木葉的小舟，只學會原始的手藝，就很滿足了。又在肥沃的土地，幹小規模農業的人，幾百年間都繼續過那完

全同樣的生活。他們稍新一點的智識都不求。這是因為這種生產關係不要求新智識的原故。

更有顯明的實例。譬如在年年定時氾濫的大河兩岸，經營農業的人民，他們就有計算月日的必要，所以不得已要研究天體。於是埃及米索波達米亞中國等地的人民，就因為尼爾河幼發練底斯河及黃河，得着天文學的智識了。別處人民就沒有要求這種智識的必要，所以不能早知道天文學。

所以使智識發達，決定他數量種類的東西，就是生產關係。

## 六 成爲進化動力的地理的要素

依上段所舉的實例，在熱帶地方不發生智識慾，在大河流域就發生智識慾，這種事實想讀者諸君已經注意；可是唯物史觀，也不是把生產過程作爲進化唯一的原因。即地理的要素，亦與有重大的意義。更舉最後的一例：假使歐洲氣候是熱帶，所有土地，差不多不加什麼勞力可以得多量的收穫的時候，歐洲的生產過程，恐怕就不會發達得那樣迅速旺盛。

只是因為是溫帶氣候，是比較瘦瘠的土地，人民非努力勞作不可，所以不得已對於自然，努力開發智識了。

由以上所述看來，可見以為「社會主義者把生產過程當作唯一獨立的進化的動力」這種批評，是不對的。氣候與土地的性質之外，即空氣與地方的影響之外，還有許多動力。以下各章，再逐次說明。

## 第六章 發明

### 一 精神與發明

科學的一方面，還有特別詳細說明的必要。這就是技術發明的問題。

發  
我們說過了；生產技術是生產關係的基礎。然則我們不就是承認人的精神是生產關係的基礎嗎？

自然是這樣的。生產技術，是有思考力的人特意發明生產器具出來應用的事情。我們由唯物史觀的立腳點說全社會的基礎在生產技術的時候，當然是說全社會的基礎

在於人的心身的勞動。

那麼，這樣說法，不是與我們已前所說的相矛盾嗎？這不是仍然把精神歸於社會進化的主要動力嗎？

精神若是造出生產技術，生產技術若是造出社會，那麼精神究竟是社會的第一個原因了。對於這點，還要詳細考究一回。

精神是生產技術的一部分，這事唯物史觀決不拒絕的。因為生產技術乃是人的事業。人自然是思考的動物。生產關係（即財產關係）就是人與人的關係。人的行為思想，一切都在這關係之中活動的。生產技術，財產關係，生產關係，均是物質的，同是又是精神的。這是我們所不拒絕的。

我們只拒絕精神與那種泛動的自主獨立。拒絕那種超自然性，不可思議性。所以我們說：「精神就是發見了新的科學，新的生產技術，也決不是由於精神的自由獨立的作用，實在完全是社會的慾求之結果。」

生產技術上的發明，在往時是由自辦生產事業的人幹的。他們的心，有一種衝動在那裏起作用，要使勞動更有效，更迅速，要增進自己或社會全體的富裕和安樂。

無論在何種性質的社會，既然說是社會，就不問其大小如何，也不問其為遊牧羣衆或為家族共產團體，也不問其為封建的社會或為資本家社會，凡是上面所述的那種衝動往往是社會的，經濟的慾求之結果。即在共產的社會中，這種衝動是為團體做事的一種社會的衝動，在以私有財產制為基礎的階級的社會中，這種衝動是為階級的個人即為有產者或有產階級做事的一種社會的衝動。

這事並不足怪，人本是社會的動物，人的勞動是社會的勞動，所以勞動改善的衝動，也是由個人的特殊精神發生的，是一定要由各個人社會的關係發生的。改善生產技術的勞動即發明的衝動，完全是一個社會的衝動，從社會的慾求發生出來。這就是唯物史觀論要說的地方。他們否定精神的自主獨立性，並且排斥精神占最上位的主張。他們說：「精神被社會的慾求所強制，逼入一定的軌道以內。這種慾求又是由一定的物質的生

產關係而生的。」所以在這種地方，我們早就獲得了精神有至上的絕對性。

這種生產技術與科學的關係，是很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們不能暫時把這個問題離開不研究。今為詳細說明起見，再舉數例於左。

## 一一 中世之發明

先把中世手工工人考察一下。在當時的社會，要滿足紡織物的需要，只用手織機械就足够了。商業，交通，外國市場等等在當時很不發達，所以也無發見那樣強大的生產力的必要。因為當時的社會，並未覺得有那種慾求。

然而在當時有特別慧眼的織物工人，對於生產器具，早已引起了多少的注意。因為他們已經知道生產的便利迅速於自身是最有利的。

於是他們多少也發明一些東西拿來應用。那種發明就為同業所模倣了。當時的發明，只不過如此。這些少的而且差不多沒有進步的生產上的變化，就是在當時經過百年百年的惟一的變化。并且這全是本諸個人的慾求的變化。

可是以後到了十五世紀至十七世紀的中間，通商很見發達，外國市場非常擴大，需要母國製造品的殖民地從新建設了。這時期內，對於生產技術的改善，即對於增進勞動生產力的慾求，較以前為普及而且擴大，並不像從前只是一兩個人的慾求，實在已有數十百人的多數，都苦心設法要改良生產技術了。於是多數的小變化，用急速力累積集中，越發促進新器具的完成。

### 三 過渡期之發明

其次我們把巴賓 (Papin) 那樣最初發明蒸汽機械的人，考究一下。

許多人對於生產技術都有特別的趣味和才能。這是幾百萬年人類進化之賜，這種趣味和才能，受了生產關係的助長，立刻在少數人士的心中燃起炎炎的氣燄。而且這些人所歸屬的社會，已有發達的生產技術，所以他們單想就生產技術更加改善，以期確保社會生產的發達。這種企圖，就是一種社會的思想。他們依着這種社會的思想，就注意到被壓搾的水蒸汽的魔力了。他們實在是把許多由人類獸類或水力風力運轉的舊器具做

基礎，在這基礎上再發明出一個新器械。他們有偉大的社會的感情。他們對於發明新器械的事情，有一種大歡喜和慾求。他們把時間、財產和健康一切都犧牲不顧，一心要完成要應用那類的器械。

但是這種器械，並不是社會一般所要求的。生產技術的進步太大，經費也太大。那一且出來的發明，結局不見應用，所以這發明因以中止，并且漸漸的被遺忘了。因此發明者往往失望悲觀而止。他們的確感知社會的要求方去發明的，可是實際上社會還沒有那種要求。就是有那種要求，也沒有要求得那樣充分。總之，發明還是過早。

#### 四 現代之發明

其次我們把現代發明家愛狄生(Edison)做比例。他是一個專門技術家。他的一生，就是想索生產技術的一生。可是他不是早成的發明家。他的思索並不是人所做不到的。他想的只是社會或者有產階級所想的事情。因為資本家以為生產技術的改善就是增進利益的事情，若有使生產更迅速更低廉的發明，立刻就為資本家所採用。這事

促進發明家的勞動力，發明家因此自進而想出特殊的問題來。即他們的發明並不是偶然的，已是完全由自己的意志而成就的。

所以愛狄生那樣發明家的發明慾，不可不說是一種社會的慾求。他的技術趣味，實在現社會中而又依現社會而發生出來的趣味。即是社會的趣味。他們勞作的基礎仍然是社會的。所以他們實際上能够完全成功而且豫先知道成功的都是社會的庇蔭。

現有一事人人都知道的，新器械雖然發明，而價值太高，不能見諸應用。譬如精美的農具，大概是不能見諸應用的。即使能够見諸應用，大概也是極小部分。其理由就是因為社會的生產關係，太過於狹小。所以個人雖然感知一定的社會的慾求把原有的生產技術做基礎，創出新發明，但不能都受社會所採用。社會在實際上只採用自己所要求的，並且在那一定的關係以內所能够應用的發明。所以生產技術就是由發現上說，與由發達上說，全都是社會的東西。其根基不能在一個人的精神以內求得，只能在社會之中求得的。

## 五 原始之發明

最後再由人類最初製作生產器具的時候舉一個例。關於這一點要借用柯祖基的「倫理與唯物史觀」。那書上第一百五十三頁中說：

「原始人得了槍，就可以獵取較大的動物。以前吃的是果實，蟲及小鳥之類，以後能夠獵殺大動物，漸漸能夠得到肉食了。然大動物不在樹上而在地上，所以人因為要狩獵，也由樹上的生活移到地上的生活了。又因為適應狩獵之目的動物，如反哺動物之類，在原始森林中的很少；所以人越發變為狩獵者，就越發離却原始森林中的古巢穴出來了。

「照以前所說的事，自然單是一個假想。實際進化的程序或者逆着這個傾向進行也未可知。就是人類或者是依了別種理由從他的古巢被追出來；因此受了刺戟，就發明武器和器械亦未可知。或者說不定有下述的事實：比如在水河時代，因中央亞細亞山中的水河消滅了的原故，或因氣候乾燥的結果森林自然枯萎了的原故，人不得已出了山林來到平地。這時候人類自然不得不停止往時樹上的生活而營地上的生活了。這時候人

類早已不能單單吃那果實的東西，自然非肉食不可了。從此以後依新生活的方法，往往用石和棒，所以能够組合石和棒這一類東西發明新器械亦未可知。

『右述各種順序之中，無論何者爲正，又無論前者行於某處後者行於某處，總之，新生活機關，新生活方法與新要求之間，存有密切的關係，非常明瞭。這些要素中若有了「一種」，必定生出他「一種」。即各要素爲必然要變化的原因，而在這變化之中，更孕有他種變化的「卵」。所以發明必與變化相伴而起，變化更生出他種發明。新生活方法與新要求若是產生，就成爲原因，又喚起新發明。這種關係愈變愈複雜，愈變愈急速，遂作成無限發達的連鎖。』

柯祖基更進而說明人類一旦下於平野以後，就曉得經營農業，造作家屋，曉得用火，曉得養家畜。他說：『槍或斧一旦發明以後，其他種種器具陸續發明，人類慾求，住所，食物變化（即全體生活的變化）的次第，也可以知道了。』

## 六 由必然的世界到自由的國家

依以上所述（成了科學的基礎的），新技術的發明，完全依社會的衝動，及在個人中作

用的社會的慾求而生的。那種慾求，充分成為社會的慾求的時候，然後方得完成。發明家的精神，大概不能豫見那發明中發生出來的當然的結果。

發明蒸汽機關的人，對於因發明而更加激烈的資本勞動兩階級的爭鬪，是沒有預先見到的。就是發明今日這樣強大的新技術的人，也還是不曉得爭鬪的。他們對於這種發明所產出的社會主義的社會，沒有預先想到。人類自有生以至於今日，就是最大的天才，也未能了解社會發展的真相。他們的活動，是被社會的慾求所逼迫的結果。在資本制度之下，這種慾求雖不明瞭，他們還是能知道的，可是這種慾求充分發達了以後，要把社會引導到什麼地方，他們就全不知道了。他們只是被社會力所支配的，他們是住在必然的世界中的。

等到社會主義的社會出現，生產機關歸人類共有，有意識的把他來使用支配的時候，然後人類方能認識那強迫自己行爲的社會力和社會的要求，並且覺悟自己行爲的目的和結果。到了這時候，一切技術的改善，將更成爲人類的幸福，對於精神的及物質的發達，更

可以增加許多自由。無論何種新發明，不但不能對於任何人惹起意外的災害，且將與各人完全發達的自由，於是全人類幸福的條件就會永久完成了。

照這樣繼續下去，生產力（及物質的生產關係）就要逼迫我們達到社會主義。可是有一層，就是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我們或者仍然被生產力，被社會主義的生產法所左右亦未可知。照這樣，社會的生活依然是支配精神，我們決不能自由了。可是在這時候，我們早已不是盲目的被動的服從，也不是徒然為技術的無制限的活動所牽引，也不單是貧窮的個個孤立分散的分子，乃是成了一個有意識的全體，一致的從事生產；對於我們社會行為的結果是預先見到的；所以到這時候，我們比今日更為自由，從那盲目運命的黑暗世界來到光明燦爛的自由國了。可是就是在那時候，絕對的自由自然也沒有的。所謂絕對的自由，只不過是無政府主義者，神秘的僧侶，和自由主義者的理想。無論如何說法，我們是被現存的生產力束縛着的。只是我們能夠依共同意志把現存的生產力用在共同的幸福上，這就是我們所能做的一切事情。

## 七 超過慾求而發達的科學

科學一旦依社會的慾求發生以後，在發達的某階段中，自然就會不與社會的慾求生直接關係，而獨立發達了。例如天文學的初步，雖是由一個社會的要求生出來的東西，可是在今日其發達程度，已經達到適應社會生活慾求的直接關係以上了。但是要考察這成了獨立的科學，技術和慾求三者之中的關係，也不須看科學的枝葉，稍微將其根底深加追求。無論是誰，都會知道的。

## 第七章 法律

### 一 所有觀念變化之實例

法律是論我的所有物與人的所有物的關係。換一個說法，就是法律的普通觀念是說明在某社會中這些屬於我，這些屬於你，這些應屬於他的話。所以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固定的時期內，這所有權的觀念是固定的，可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一旦開始動搖，這所有權的觀念也跟着動搖了。這並沒有什麼不可思議。前節已經證明的，生產關係就是財

產關係。

我們因為表示這種變化，把現代中某種無論誰人都知道的大規模的實例舉出來看看。到現在為止，例如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那樣的大都會，燈火，用水，交通，機關等項，依普通一般的見解，都說是可以作為一私人賺錢的事業經營的。又如煤氣，水道，市街鐵道等項，也都被當作是私人所應有的東西。可是在現時就不同了。在現時，大概的人，不但對於煤氣，水道，電車，並且對於其他許多營利事業，都以為是當然要歸自治團體所有而經營的。這實是法律觀念的大變化。即是關於我物與人物的意見確信或偏見上的大變化。

法

這種變化究從何處來的呢？

這個答覆，並不困難，就是由生產力的變化而來的。

和蘭國受了近世大規模的產業和世界的商業的影響，中產階級與勞動階級的地位，大為低下。一八七〇年以後，更加疲弊。於是這些階級，想出了可以救窮的法子來。政界

律

中現出了中等階級，勞動者也附屬他們了。於是他們得了勢力，漸漸實行市營制度，要免除從來私立會社壟斷煤氣水道電車的事情。

一方面是大資本，一方面是小資本經營和小工業，這兩者間有一種新經濟關係，（在根本上說就是大機械與小器具間的關係）那種新關係在社會一部中即在某階級之間，造出新的窮迫狀態。於是新財產關係的慾求發生出來，新生產力不致流於濫用，可以充分發展。苦悶的階級，遂得掌握權力，制定新財產關係。

然而這是比較細小的實例。市有制度和國有制度，較之資本家的私營事業，原來是全然相異的財產形式；可是，人人都知道的，現在的都市現在的國家，都是資本家的東西，所以都市經營國家經營的利益，於下級人民沒有什麼大關係。這種時候，下級人民所受的掠奪，雖然沒有官府商人，特權階級所行的那樣橫暴無恥，亦未可知，可是也為國家，都市所欺騙盤剝是相同的。

這樣的比較起來，我們社會主義運動的實例越發大了越發好了。

## 一一 社會主義運動的實例

社會主義是要把生產機關併歸公有。數十年前，社會主義者差不多沒有一人，到了現在，多至幾百萬了。爲什麼這樣思想上的大革命發生在這許多人的頭腦中呢？

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較前例可以更加明瞭些。

大規模的產業，造出了幾千幾萬幾十萬的賃銀勞動者。這勞動者在生產機關私有制度繼續發展的時期內，得不到什麼財產和幸福，可是私有制度一旦打破變爲公有制度的時候，他們的幸福就會展開了，他們就變成社會主義者了。

又經濟的恐慌，生產的過剩，以及敢於猛烈競爭限制生產的托辣斯，（這些都是直接從現時生產機關私有制度發生的）使中等階級受了影響，於是許多中流人士就想出一種共有制度來救濟這種危急，他們就變成社會主義者了。

所以在社會主義上，那生產力及生產關係的變化和思想的變化之間，其直接的關係，可以明瞭的看出來。

把社會主義的思想，放進我們腦子中的，是天神嗎？是聖靈嗎？是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所說的那樣由上帝所授的靈光嗎？

又，我們自主自由的精神，是依自己特殊的優越性，造出這種可貴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嗎？我們特別高貴的德性，我們所有的神秘力，是康德所說的至上命令造出來的嗎？

我們共有財產的觀念，莫非是惡魔替我們養成的嗎？有些信基督教的人，却是這樣說的。

不然，社會主義思想的發生是必然的。是社會的必然的。那種必然性，是從一種地方發生的。古時財產關係的檻中所押住的新生產力，對於勞動者和小資本家一流人加了很大的壓迫，所以勞動者和許多小資本家若共有生產機關，就能够把這種大壓迫除去了。社會主義的解決法，自然發生了。勞動者業已共同努力活動着了。這種難局可由共有制度解決，是很明瞭的事實。

這樣看來，可知社會主義的思想從古來就有的，社會主義也不是從今日的生產力發生

的，平等主義是一切人所有的永遠的理想，無論何時代的人心中都有的，像那類信口開河的話，決不可以任意說的了。

### 三 原始基督教與社會主義

原始基督教徒所想的那種社會主義，與今日勞動階級所希望的社會主義不同。其理與當時的生產力及階級關係和現代的生產力及階級關係的不同一樣。原始基督教徒想共同消費。即是說富人應把生活資料的餘剩分給貧人。並不是說要將土地和勞動機關歸與公有，只是說要將生產物歸為公有。所以這種社會主義叫做乞丐社會主義，主張窮人要依富人的恩賜，受生產物的分與。

就是基督自身也並沒有教富人把財貧捐棄的，也沒有教富人把貧人（或貧人把富人）當做兄弟一樣愛的。

反之社會主義者却是這樣說：「無資產的人當與有資產的人戰鬪，當依政權掌握生產機關。」他們並不想將生產物歸共有，是想將生產機關歸共有。各人所得的生活資料，可

歸各人所私有，所以沒有分配的必要。

由基督紀元第一世紀的生產關係看起來，不能發生今日這樣的社會思想；依同理，今日的生產力到底也不能使我們追求基督教那樣的理想。在當時生產力是微弱的，是孤立的，是分散的，到底不能造出大規模的共產團體，所以博愛慈善那類事情（就令其效果微細）在當時實是解決貧困的唯一方法。可是在今日勞動已漸次成爲社會的性質，社會的共有制度，却成了救濟貧困的唯一的而且滿足的方策了。

#### 四 對於犯罪思想之變化

其次刑法的事，也是顯著的實例。就是在這一方面，許多人的心理也大生變化。社會主義者既相信犯罪者有個人的責任，又相信犯罪的原因是社會的而不是個人的。

這樣的新思想，究從何處發生的呢？不待言，是從對於資本階級的爭鬪而來的。社會主義學者爲了此項爭鬪，爲了批評現社會組織，發生研究犯罪原因的必要，就發見這原因是在社會裏面的。他們這種見識，都是今日的生產品和幹階級關爭的人逼着他們

發生出來的。

於是一般勞動者受了社會主義者的教育，就把這種自覺印入腦筋中去了。

關於此事，因為篇幅有限不能過細詳述，而一切思想的變化都是生產關係變化的結果這件事，却已證明了。單是這一點也可曉得變化是很大的了。世人大家相信人類墮落的說話，相信個人的責任，相信自由意志，相信神罰，相信刑罰，這都是過去的事情。只有現在的社會主義者（雖然只有社會主義者）却相信這犯罪的孵化場的資本家的社會若經廢絕，各人的生活若得自由，社會的犯罪就可以完全消滅。

## 五 階級鬭爭與權利思想

在上述對於財產和法律思想的變化舉實例說明之中，也可以明瞭人類思想發展的法則。對於這一點一向還無暇去明白考究的。

生產力是生出思想發展的原因，是原動力，此事早已十分明瞭。現在連那思想如何發展的原因也明白了。這就是從鬭爭之間從階級鬭爭之間發生出來的。

這種事實，也可用以前市有制度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實例說明。

大規模的產業把小資本家和勞動者陷在很困難的地位。從前煤氣水道的獨佔事業，隨着大產業的勃興，更使他們不能忍受。所以勞動者和小資本家把獨佔人認做仇敵。

滅却獨佔人這件事，成了他們生活上的要求。他們的頭腦中，生出這一種思想，以為「獨佔人所幹的事很不正當。這種事業一切都該歸都市所有。我們勞動階級非與這種資本家戰鬪不可。」可是資本家的想法不同。他們以為「占有煤氣水道乃是我們的權利。若把營利事業一一奪去，我們的利益就完全失掉了。所以我們非與勞動階級戰鬪不可。」於是鬪爭之間，發生新權利。元來新生產力的發展，生出新階級鬪爭，而新鬪爭在此時又使新權利思想普及了。

勞動者曉得在精神的道德的肉體的各方面都爲了大產業的發展以致墮落，因此要仇視資本家了。他們想到我們勞動者正在受人掠奪。資本家橫取利益的全部很不合理。資本家是我們的敵人。所以我們非和他們戰鬪不可。最初只是一都市的勞動者一種

類的勞動者是這樣想着，到了後來，就成了全國全世界一切勞動者的思想了。於是全體勞動者都有同一感想，以爲我們勞動階級非與資本階級戰鬪不可。一切生產機關都歸我們掌握最爲正當，最合正義。讓我們爲正義戰鬪罷！

然而資本家方面最初也是一個人一個人的，後來團結起來懷着與勞動者正相反對的思想了。他們的想法以爲我們保有我們的財產是正當的，是合乎正義的。讓我們撲滅勞動者的危險思想罷！讓我們爲階級爲正義而戰罷！

生產技術愈益進步，生產力與財富越發多集在資本家手裏，勞動者的數目越發增多越發窮乏，於是富有的人想大發財的慾望越強，貧困的人想領有生產機關的慾望也強起來了。同時兩階級的爭鬪更加激烈，雙方正義不正義的思想也越發明瞭。

依上例可知正不正的觀念生於階級鬪爭之間，而且因爲鬪爭更爲發達。就是一階級從前視爲正當的事，漸次變爲不正當了，階級的利害越切迫，正不正的觀念感受越深。

故對於生產機關的物質的爭鬪，就是對於正不正的精神的爭鬪。後者不過是前者在

精神方面的反映罷了。

## 六 表同情於貧人的富人

在這精神的，物質的鬭爭之中，究竟是什麼階級能够戰勝呢？戰勝的階級必定是依生產過程的發展變了最强的階級，占有最大的精神力和真理的階級，就是由自己處境發生出來的慾求帶有一種自然解決新生產力與舊生產關係間的矛盾的任務之階級。此事在本書末章再行詳述，這裏沒有說明的必要，只答覆一個反對論爲止。

世有身爲富翁而與貧困階級表同情的人。此種事實，有說社會生活（社會的境遇）不決定人的思想，而某種高尚的精神，神秘的道德性，反而是決定人類社會的行動的證據。身爲資本家而加入勞動者方面的人，有兩種理由。有時這兩種理由結合生出作用。

其一種理由，就是說將來的天下一定是勞動者的天下，所以資本家加入勞動者方面。若照這樣說，這就是生產過程，和經濟的關係，給了他這種見解，所以也不是什麼精神的自由使然的。這種行爲的動機，依然不外從社會生活裏去探求。

其次就是基於感情的理由。譬如人的感情與其表同情於壓制者，反不如表同情於弱者。關於這一點要在後面「道德」章中詳細說明。總之，這也是由於人類社會經濟的生活中產生的感情而來，決不是由於「神秘」「超自然」「絕對」那樣精神的力量。

## 第八章 政治

### 一 社會問題發生之原因

前章之中，已將社會主義者對於財產及犯罪之法律上考究作為證據，表明生產力所以影響於人的思想，階級間精神的爭鬪（正不正的地位不同）所以發生的原因。這一章在政治上也舉出同樣的證據。

這裏也將社會主義的考究法引例說明，因為新生產力對於社會主義者的頭腦，影響最強的緣故。

新生產力影響於大工業家，大銀行家，大商人等的精神，最為強烈。就是他們因為要增加他們的勢力，金錢，權力，所以想出大規模的事業，要攫取莫大的利益。想出托辣斯的辦

法，想得海外市場和殖民地，想建設強大的海陸軍。這種想法，比較前世紀的資本家和權力階級的想法，其程度相差雖大，而其性質種類却沒有變異。

中等階級的想法，較之以前就不相同了。生產力增大，把他們陷在危險的地位。他們今日想着明日會要墮落到勞動階級裏面。所以他們爲免除危險起見，就想出信用機關，國家保護，產業聯合等起來。這類事，在他們祖父母的時代完全沒有想到的。可是這種想法依然與個人的營業，營業的利益那種想法，其方法沒有不同的。

非社會主義者的勞動者的頭腦中，從十九世紀前半期以來，也大生變化了。增加賃銀，減少時間，國家保護，生活改善等思想，都從他的頭腦中湧現出來了。所以漸漸發生了社會的運動。然而這些人也是舊式的想法，他們只希望從資本家所得的利益裏，多分潤一點，還是立在私有制度地盤上的一種希望。

然而在社會主義者則有一種完全與此不同的新想法。他們一面站在私有制度的地盤上，一面希望廢止私有制度。他們一面在資本家制度之下生活，一面要求絕滅資本家

制度。他們的思想是在資本家制度的皮殼內被發芽培植的，現在已漸次發育破殼而出。那思想的自身也要變成別種性質了。勞動階級否定自己所從出的根源，就是否定資本，否定生產機關私有。所以生產力對於社會主義所生的影響與對於他階級所生的影響頗不相同，而且是更大更深又是根本的。所以要舉例證明生產技術對於精神所生的影響，以社會主義者的思想最為適當。

又社會生活與思想，在政治上也表現得非常明瞭。因為政治把國內慾望，希望，努力，思索，事業等一切階級的近代國家生活的全部都包含在內的。而且在那國內有參政權的人民非考慮全社會的事和自身的事不可，所以在文字上所表現的全部精神生活之內，要受社會變化的影響。

然則以何種政治問題最為重大最爲普通最適合於此種研究的證據呢？也沒有別的，就是社會問題。就是資本勞動間的爭鬭問題。

這個問題原來就是從資本中發生的，換句話說，就是從生產力發展之中發生的。所以

因人類對於這問題的態度之變遷，可以看得出生產技術的進步，如何使人類的思想發生變化。譬如六十年前，想到勞動者的法定勞動時間，婦女及兒童勞動的保護以及傷害保險這類事情的，有幾人呢？雖然偶有少數人想到了，可是也不過聽得資本制度最發達的外國有那種勞動者保護方法罷了。若是在百年以前的話，恐怕就沒有一個人曾經想到。然而社會一定要保護勞動者的這種遠大的思想，究竟從何處印入人心的呢？

基督教的思想決不會把那種思想印入人心，這是可以知道的。因為人的思想未經此種變化以前，早已有幾千幾萬的勞動者，因為過勞，害病，災難，無衣無食的緣故橫死了。又有幾千幾萬人因為悲慘不勝老死了。而在那個時候基督教信徒不知有多少。這樣看來，人類在此時還沒有想到國家保護這件事情，這就是證明保護勞動者那種思想全因別種原因來的。

要發見這種原因，決非難事。就是因為勞動者在那時候還沒有勢力。對於富裕階級的人，只希望獲得一些慈善施與的恩惠物罷了。

然而勞動者在那時沒有得着勢力的原因，也是因為生產過程（即當時生產狀態）的緣故，就是勞動者不曉得團結的緣故。他們的數目雖然增加了許多，可是都互相分離，從事小規模的生產，因此之故，所以不能發展大勢力出來。

然而受了生產過程的逼迫之後，他們幾百幾千的人都集合一處在公司或工廠裏工作，他們就自然而然的覺悟他們自己的力量了。他們先前因為勞動而團結，現在又因為競爭而團結了。於是這種由生產過程自然發生出來的競爭（即是這種新現象）影響於社會各階級的人心，引起了思想上的革命。

## 二 德國勞動階級之發達

新生產過程，先發生於英法兩國，思想的變化，也先發生於英法兩國。在這兩國的實例，此處姑從省略，現在只記述兩國中被這新現象新關係所迫而發生的聖西門傅立葉渦文的空想社會主義，以及恩格斯研究英國生產關係的結果，馬克思研究英法政治的結果所構成的近世社會主義。

至於德國也有確證我們的議論的事實。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勞動者沒有得到什麼好處。普魯士三級選舉制，使勞動者得不到政治上的勢力。資本家的掠奪，勢益猖獗，并且由這種結果，保護勞動者的法律，連一條都沒有。

可是到了一八六〇年之初，勞動者漸漸開始團結了。他們雖然受紳士閥排斥，却能在拉塞爾指導之下，組織了全德勞動同盟。普通選舉運動也幹起來了。封建的貴族階級看了也驚異起來了。保守黨的守領等也開始說國家的天職要保護下級人民了。

全德勞動同盟的運動擴張到全國。俾士麥在德奧戰爭以前對衆約定的普通選舉也實行了。最初在北德意志聯邦實行，接連就在新建的德帝國實行。

柏伯爾 (Bebel) 里布奈西 (Lieberknecht) 石衛次 (Schweitzer) 等人陸續被選，代表勞動階級到議會充議員了。每次選舉社會主義者的投票數增加了。社會黨的兩派在哥達 (Gotha) 大會統一了。權力階級看見社會主義的勢力這樣的增進越覺不安起來。

於是俾士麥發布社會主義法要鎮壓他們了。

然而勞動階級不是單用暴力可以壓服的。一八八一年的選舉就可以顯得社會主義鎮壓法的無效。要想防塞這種不平的潮流，無論如何，總要設個良方。於是德皇「積極的增進勞動者幸福」的詔勅也發表出來了。不公平的疾病保險法，也提出於一八八二年的議會，在一八八四年發表了。

鎮壓法雖然存在，社會主義運動，反更加得勢。一八八四年，一八八七年，一八九〇年的選舉，社會黨投票數竟由五十五萬增至七十六萬達到百四十萬。社會黨鎮壓令也廢止了。俾士麥也逃走了。一八九〇年二月的勅令公約勞動者的保護，又對於勞動者公約說法律上的平等了。

這樣看來，思想上的變化如何大呢？通國各階級一切的人都干與社會問題（階級關爭）了。

這些事情之中都包有生產技術的發達及其關係，這是很明瞭的。這些都可由統計上

看得出來。一八六〇年及一八七〇年之初以及一八八〇年之末，產業發達最盛，這也是社會主義正成長的時代。生產增加之數，勞動戰士增加之數，以及權力階級的政見政策，這三者可用三條平行線表示出來。生產增加，勞動戰士亦必增加。階級鬭爭，明明由生產技術發達中產生出來。

階級鬭爭的特色，也非常明瞭。皇帝，宰相，大臣，政治家所以抱有新政見政策的原因，不是因為基督教思想，也不是因為自由意思，也不是因為純粹理性，也不是因為什麼神秘的時代精神，這實在是完全因為勞動者依了團結，運動與爭鬭，逼着紳士閥變化了他們精神的內容。

一切的神秘，都完全掃除了。事物的關係和太陽系的運動一樣，現實表現在我們面前。勞動者精神的發達，發生於生產技術。勞動者的思想現於行為，這種行為使權力階級受其影響，所以權力階級精神的發達，是從這種地方發生的。

然而發達猶不止此。勞動者因為政府約定給他們的權利，越發多向社會黨投票了。

此時政府曉得勞動者這樣的自覺，不特給與勞動者以豫約的權利，而且更覺得有大加改良的必要。從前社會改良政策實行得太遲。勞動階級的實力單單滿足這點事，已是很够了。

工會的組織在一八九〇年發達得很強大，已經從資本家方面奪取了許多利益。權力階級要想用暴力來鎮壓他們，曾經提出了內亂法案監獄法案，可是也沒有實行的勇氣就中止了。

勞動者的團結，勞動者的自覺，勞動者的力量，這樣的強大，那權力階級要想把改良的話來引誘他們早已不行了，就是要用暴力來鎮壓他們也沒有希望。於是忙得要堅守自己的武力保持自己的地位了。這樣猛烈的階級對立，實例不會多見。然則鬭爭的原因如何？在全歐洲中照這樣的大產業驟然勃興，巨大的財富驟然蓄積，技術進步這樣急激，在十九世紀除德國以外也是少有的。

### 三 有產階級中之差別

太說預碎了惹人討厭亦未可知，現在把這問題，深深的討論一下。勞動者對於這問題應有充分理解的必要。

從上面說來，我們把有產階級作為單一的團體和勞動階級對立，其實有產階級之中也有許多差別，所以生產技術的進步，對於有產階級並不是給了一律的影響。我們就這種差別的地方不可不過細考究一下。

生產技術的進步，使各階級物質的狀態及階級的思想成為許多複雜的形式。若述其實例，我們一方面列舉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他方面要列舉社會主義。

#### 四 大資本家的地位

國際間猛烈的競爭，驅使各國大資本家趨向於殖民政策。若是已經領有殖民地的國家，那大資本家在那地方經營起來，比較在別國內的殖民地，更可以吸收多量的財富。他們先投入殖民地內去。本國也極力獎勵他們，保護他們。殖民地首先就是本國的營利的目的物。勞力低廉。壓制虐待一概不問。殖民地的利潤，有時達到莫大數目。所以

本國中過剩的資本，若投資殖民地經營，更爲有利。德國大資本家羨慕他國大資本家從殖民地得了大利潤，所以很努力擴張殖民勢力，這就是一個實例。

然既守護殖民地要有軍備，尤要有海軍軍備。這不單是爲了要防衛殖民地，實在主要的目的，要和那有同一目的的他處殖民地（競爭國）對抗。所以大資本對於海陸軍備需要多大的支出。軍備尤有一個最大的目的，就是紳士閥所以能够承認多大的軍費的，實在是因爲怕了勞動階級的原故。

還有一種原因。這種重大的軍費，務必要使上流階級減輕負擔而加重下層階級的負擔。所以他們常常努力設間接稅。間接稅，實際就是以賦課下等社會的貧民爲主。

若把社會政策行使得相當有效，這筆費用很大。社會政策本因怕了勞動階級才行的，當然不能完全廢止。而行社會政策的代價，又不能多取於有產階級。所以社會政策，自然不能圓滿進行，一方面又不得不設法使勞動者也負擔一部分的費用。

大資本家的想法大概總是如此。礦山主，工場主，大地主，紡績業者，船舶業者，銀行家等

一流人都有這樣想法。

所以大資本階級得勢，海陸軍備增大，對於殖民事業也熱心辦理，但同時對於善良的社會政策，却有不熱心的傾向，漸次暴露出來。要之強盛的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和不充分的社會政策，都是常常相並而行的。

## 五 舊貴族階級之地位

舊貴族階級，對於這個問題，也取相似的態度。他們是狹小的田舍地主，對於殖民地和海軍等事，却不大熱心，只是若給他們新勢力範圍，給他們有利益的行政位置，他們就可以用政府黨的資格來妥協的。然而陸軍是他們的根據，將校的地位，都被他們盤踞。他們是統率陸軍的人，那些懼怕勞動階級的紳士閥，就崇拜他們和不可缺乏的必要品一樣了。原來普魯士是以陸軍國著名的，其勢力的基礎，在於陸軍，所以舊貴族常常爲了陸軍要求巨額的新經費。

其次這筆大經費，一定可以知道要從間接稅，從關稅徵取的。關稅一項，就各個人說，貴

族要占多大的利益。若沒有這筆關稅，貴族立刻就要破產。

貴族是勞動階級有毒的敵人，是社會政策的最惡的反對者。往時地方的人民苦爲貴族支配，逃到都市躲避，所以在貴族看起來，這些勞動階級就是他們以前逃亡了的奴隸了。這樣看來，若把勞動者地位改善，就無異獎勵地方人逃亡。所以這些貴族只因爲防止地方勞動者都要逃亡，於其虐待裏略略加些限止。

## 六 中等階級之地位

中等階級（小資本案）對於這個問題，態度稍爲不同。他們對於海陸軍，而尤以對於殖民一事，決沒有多大的熱心。與殖民地通商是小事，若說是內國工業的消費地的話，殖民地對於他們也沒有什麼意義。

中等階級（即小工業者、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等）有一事可以做得到的，就是能够使他們自己業務中所安插不下的子弟等，學作國家、城鄉和他種大工業、大商業的事務員。所以中等階級對於海陸軍和殖民地，只有這兩種些小的利益關係。

可是大部分中等階級依然服從大資本家的政策。小工業者，農民的代議士，舊教信徒和自由思想家，都常常贊成軍事費和殖民費的。

此種事實不是與我們前面所述的，生產力進步，變化人的慾望，變化階級，變化政策的話，有相矛盾的嗎？又德國的農民和小市民，對於殖民和戰艦不是都有一種慾望喜歡納出多大的租稅嗎？

要充分解釋這難問，非將這大部分中等階級完全作為大資本家的附屬物不可。他們充當私營事業和各官衙的事務員，此外又靠信用制度謀生，這是切要的地方。而尤以農民小商人更是如此。過剩的資本，在他們看來是低利的信用之意義。工商業的繁昌生出過剩的資本。所以這部分中等階級的人，以為國家和大資本越占優勢越好，就是陸海軍殖民事業越盡力助長發達越好。

又如小工業者，使用徒弟的職工，使用奴隸的農民，以及許多商店主等大部分中等階級的人，除了幹上述的事情之外，以直接榨取勞動者謀生。榨取勞動者這一點，他們却和大

資本家一樣，所以他們對於行社會政策的費用負擔若是太大就於他家的存在發生危險。所以他們也要和勞動者爭鬪的。

可見大部分中等階級對於軍國主義，雖沒有直接關係，却有間接關係，而關於掠奪勞動者一事則有直接的利益關係。

## 七 中下階級之地位

受資本家制度的利益的中等階級，已如上述，而寧願與勞動階級接近的中等階級，却有所不同。小農，小工，小商人，小事務員等人雖都是附屬於資本家，然不過因此受些虐待罷了，他們沒有信用的方便。他們還是與勞動階級有密切關係。他們的顧客多是勞動者。所以他們反對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又贊成社會政策——雖然沒有勞動者那樣熱心。

生產技術越進步，勞動階級漸漸增大，就是中等階級變為貧窮降而為勞動階級的危險因而增加，國家和資本的壓逼因而變為強大，於是在同等程度的中下階級的思想也生變化了。他們反對資本階級的意向也增多了。

所以這一部分的中等階級對於社會政策雖沒有直接的利益關係，却有間接的關係。

## 八 中上，中下，及勞動階級

從上面看來，中上階級對於大資本沒有直接的利益關係，中下階級對於社會政策沒有直接的利益關係，所以這些各階級的政治思想，很曖昧而且易於變動的。有時中上階級毋寧接近於勞動者方面，有時中下階級反傾向於資本公司。這樣趨勢，自然不能永久繼續下去。所以他們又常被一般有名聲者和策士一流人所利用。生產關係和財產關係的影響，在這種地方，也可以明白反映出來。

至說到勞動階級，不待言，對於帝國主義軍國主義和殖民政策，自然是沒有利益，不問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因為這一類的事情，常常榨取勞動者，又使有實質的社會改良難於實現，而且使其不能實現。又戰爭及國際競爭，破壞勞動者國際的團結，奪取勞動者征服資本家制度的大武器。此事以後再述，此處暫從略。

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是大紳士閥的寵兒，是勞動者的仇敵。中等階級迷於愛憎，不知

適從，大部分終究跟着強者後面走。

急進的社會政策。就富者說，是可怕的妖怪，就勞動者說是向上的地盤，中等階級往來於二者之間。

階級關係和財產關係，是照這樣的在各階級的政治思想中反映而出的。

## 九 階級與個人之關係

然而對於上面所說的話，也有一種反對論發生出來。就是說：同階級的人都抱着同樣的感想，不是太過於機械的說法麼？

各階級各有各的利益。階級的利益，對於各人就是階級的生死問題。若把這種事實略略想一想，就覺得上面那樣反對論毫不足怪了。階級一定要擁護自己階級的存在。個人因為維持自己的存在，要用盡一切的方法；而階級的作用依多數人的協力和團結，其力量大於個人千百倍，自然也是要用盡一切方法維持自己階級的勢力了。

所以人都適應那種能力，其結果就演出政治的階級鬭爭。本來無論何人若注意着自

已周圍的事就知道有氣概有熱情的人，比較懶惰和膽小的人，更容易和生產進步的，喊聲相呼應。技術革命用大速度前進，人的行步却是很遲緩的。可是結果都答應着這個呼聲前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全能的。

於是幾百千萬的勞動者，最初很緩慢的，其次却也漸次增加速度，答應這生產技術的呼聲，終至於急激的向着社會主義前進了。

所以在社會進化發展的途徑上，個人的力量，有很大的意義。有精力的人，熱烈的人，多感情的人，多才的人常常促進一階級的步驟，遲鈍的人懶惰的人冷淡的人都常常阻礙階級的進行。可是無論如何天才英雄，斷然不能使社會反背着技術的發達前進。又無論如何頑冥固陋的人，也斷不能填塞這個大潮流。社會生活的事實是萬能的力。反抗這力的個人，必至大受失敗。實在就是反抗的自身，也被社會生活的事實決定了的。

## 第九章 習慣及道德

### 一 精神界之高級方面

精神界所謂低級方面的說明，在上面業已說完了，此後要論述所謂高級方面的習慣，道德，宗教，哲學，藝術諸事。支配階級往往把這一方面的事情比較前一方面的事情要放在更高的位置，他們的見解，就是因為低級方面諸事，頗多與物質有關係，而高級方面諸事則全然超越物質以上。譬如法律，政治，科學，原來就是高尚的精神的東西，而所處理的，都是一些俗事。就是有許多地方都是很可厭惡的物質的事物。反之，如哲學，宗教，道德，藝術之類，是純然精神的美的天上的東西。和裁判官，議員，技師，學者等人比起來，藝術家，宗教家，哲學者等人都算是很高尚的人物了。

我們對於這種區別，原來不表同意。可是藝術，哲學，宗教，道德等事，就我們看來，確是很困難的題目。支配階級向來把這方面的事列入超自然的範圍，作為與地上和社會無關的，全然是精神的東西；因而那種思想，成了一個成見，深入人心；於是要在這一方面，指示思想和社會生活的關係就困難了。所以我們要為勞動者利益計，不得不更用一番努力把這個道理闡明出來。在此一點獲得真理的人，就是實際有力的戰鬪者。

我們在這方面之中，由最單純的習慣立論。而首先尤宜嚴重確立習慣和道德的區別。習慣是對於特定方面的指南針，道德比較的反是一般的東西。例如在文明社會中裸體不外，是一種習慣，愛隣人如愛自己一樣，是一種道德。道德之事稍為複雜，論習慣之後，再行考究。

## 一 習慣變化之實例

此處列舉勞動者天天看見的兩個明瞭的實例，表示習慣往往同生產關係共同變化的事實。

古時的習慣，勞動階級的人對於公共問題不勞心研究的。勞動者對於政府不但沒有什麼勢力，就是所謂政府這二字連考究也不考究的。唯有當着和外國開始戰爭或者國內的王公貴族，僧侶，富豪等互相戰鬥，這種危急之際，也能喚起勞動者的注意。又各黨各派互相羅致勞動者做自己的羽翼這等時候，勞動者多少也有些勢力。所以在這種時候，也有自己使用勢力的事，也有被人利用的事。可是從平時繼續無事的政治生活這一點

看來，勞動者簡直不算什麼。

時至今日就完全不同了。有許多勞動者，不單祇幹政治運動，就是在社會主義教育發達的國家中，勞動階級幹的政治運動也非常有力。

古時習慣，勞動者大概在自己家裏過夜，現在就不同了，勞動者每晚或者到自己所屬的工會，或者到社會黨或者到夜學校去赴會等事，反成了習慣了。這種習慣，以後必定更為流行，毋容疑義。

這種習慣從階級的利益發生，而階級的利益，又從財產關係發生。古時勞動者的德性是勤儉，柔順，卑屈，惟遇臨時有事，纔參與政治問題，但是這都是支配階級的利益。所以勞動階級力量最弱，是由當時生產技術上看來，任憑支配階級所驅使的。僧侶，學校，官吏，以及後來的新聞，也都用這種方針鼓吹他們。

可是到了今日，勞動者階級的利益大不相同了。生產技術進步的結果，勞動者力量日增強大，有些不聽從雇主的說話了。現時不曉得團結的勞動者是愚蠢陋劣的勞動者。

熱心奔走運動的勞動者是善良的勞動者。

所謂善，所謂惡，原來是由當時習慣而定的。現時所謂善與古時所謂善完全相反。古時說夜遊不是好事，現在却不同，晚間務必外出，或者集會或行示威運動，都是好事。現在生產技術進步，勞動階級一定要得勝利。這種勝利對於勞動者固然是善，就對於全社會也是善。

### 三 善惡觀念之變化

「智識樹，變化了善惡的觀念。」我們的同志羅蘭霍司德(Roland-Holst)女士說這句話的時候，曾惹起世人的許多惡聲。可是若停止了那種無謂的憤慨，冷靜的把事實研究一下，就曉得相異的人民或階級，或相異的時代中的同一人民或階級，對於同一的事物，或稱爲善，或稱爲惡，並無一定的。這種事實，在歷史上充滿了。試舉一例，把兩性關係和結婚的習慣，考察起來一看。相異的人民和階級之間，在相異的時代其習慣不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麼？

#### 四 婦人解放運動之原因

再由現代舉一卑近的實例看看。現在除了日趨興隆的勞動階級以外，還有一大部分的人類，都另外要求社會活動的自由。這些人就是婦人。到近年來，從前單單受了家庭和婚姻兩項教育的婦人，現在都集合幾百人幾千人成羣結隊，更以他種目的，要求在一般社會中的勞動範圍了。這種現象究從什麼地方發生的呢？

在勞動階級的婦人說起來，那種現象，是從大工業發生的。使用機械的勞動，有時非常容易了。雖然因為勞動時間長了的緣故，仍不免有些困難，可是這種勞動，連婦人女子都幹得來，實在再容易也沒有了。有家室的勞動者，自己一個人所得的工錢太少，不够養家，無論如何，妻子幼兒非一齊作工取些工錢維持一家經濟不可。於是勞動階級的婦人投入了工業界，其數也漸次增加起來了。

這種事實發生以後，婦人的精神的内容也跟着變化了。配得上稱做勞動之花的社會主義思想，也印入他們腦筋中去了。在某國（譬如德國）中，婦人勞動者早已組織了偉大

的社會主義團體了。在其餘資本制度的國家中，婦人運動都有同一的傾向。勞動的婦人在政黨中，在工會中，早已和男子提攜，成了戰鬪員了。把這種現狀和往時專幹縫紉，洗濯，烹飪及養育兒童諸事的婦人比較起來，相差得不是很可驚異嗎？

又社會主義的勞動婦人頭腦中，還有一種感想。就是做妻做女的婦人，都已能完全獨立於社會，而成為謀完全自由生活的勞動者；這種時代已經到了。在將來的社會中，無論為男無論為女在結婚上在勞動上都不必要什麼主義，各個人都平等自由，互相並立了。這種思想都是從生產過程注入於婦人頭腦中的。

## 五 女權論者與社會主義的婦人

勞動婦人以外，中等社會的婦人也努力於解放運動，這也是本於生產過程發生出來的思想。第一，大工業興起以後，家庭中婦人勞動首先減少了。燈火，暖室，設備，衣服裁縫，及其他一切日用品，由大工業出產品供給，價值非常低廉，這類東西早已無須在家庭製造或在家庭設備了。第二，競爭激烈的結果，小資產家的妻女非共同工作不可，非到學校會社

電話局藥局等地方去求地位職業不可。第三，紳士閥之間，因為生存競爭激烈，生活費高昂以及奢侈安逸等風習之故，一般結婚之數也減少了。這類事情都是近代生產方法的結果。

因為如此，所以中等階級青年女子的精神，一切都趨向於擴大社會的自由活動諸事。他們的思想完全一變。把這事和他的祖母比起來，完全是一個別的新人了。

可是勞動階級的婦人，因為他們在社會的生產過程上占了地位，所以一面想着勞動階級的解放，同時想着人類的解放，中等階級婦人的思想，却只是中流婦人解放的一件事。女權論者希望在資本家社會部內，使婦人得有權利，這事自然與現時紳士閥男子所行的一樣，僅是由經濟的，政治的，猛烈去壓迫勞動者的事情而成就的。

女權論者不是由財產方面解放女子，乃是使女子得有財產的自由。他們不是由賺錢的污點一事來解放女子，乃是使女子得有競爭的自由。勞動婦女却不然，要把自己的一切女子一切男子都由財產的壓迫和男女競爭的壓迫中解放出來，因此使全體人類都能

得着真的自由。

連上所述，兩者的精神的內容，雖似太陽的光與燈火的光有程度的差異，而這兩種思想，都是由生產過程中發生出來的。

## 六 大理想與地上的根底

由上面看來，這種婦人解放，勞動者解放，人類全體解放的理想，使世人得了幾許的赫耀光明之感！使萬人胸中喚起了幾許熾烈的情感和實行的信念！使我們心中湧起了幾許精力的淵泉！使畫家在戰鬥以後的平和日裏，畫出了幾許崇高美麗的想像！這種事情或者有人要說是人的精神獨立作用，所以能造出這些強大的精力和炎炎的戰鬥心如花的想像，也未可知。然而不是的。

諸君決不要忘記！勞動者那樣猛烈的意志，勝利的期待，征服後的希望，一言以蔽之，這種勞動者的大理想——是古來無比的最高最自由的，因而最爲深酷的這種莊嚴美麗的精神現象，都是從勞動器具發生的。所以那種精神的根底，還是在地上——即所謂俗界

之中。

## 七。善惡的根本之難解

右述兩個實例，是對於現時習慣的兩個顯著的變化，辯明我們唯物史觀是極其正確的事情。我們現在更進而考察一般道德的問題。

人的道德心，究從何處發生而且如何發生的呢？那道德心的內容自古至今果是一定不變的麼？或者因時因地有種種變化的麼？這是從希臘哲學以來長時間內未解決的問題。

我們遭遇種種事變之時，心中就有一種爭戰，是善是惡，立刻要判定的。隨着那聲音的命令，而愛他和犧牲等行為自然發現於我們身上。在這種聲音的指導之下，忠，信，公正諸德，在我們之上很有權威。我們若是不聽從這種爭戰，良心就要責備。我們若不行善，他人雖然不知，自己也覺慚愧。我們的心中有道德心，有義務的要求。

這種自然發現的地方，此種有權威的地方，就是道德的特質。自然科學，政治，宗教，哲學，

都是學了而後知道，決沒有自然的權威。

有人想把這種道德心歸諸個人的經驗；又有人想把這種道德心歸諸教育或歸諸習慣；或歸諸追求幸福的心念；或歸諸精練出來的利己心或對於他人的同情心。然而總不能說明在他心中命令他愛他人的聲音之根源。又爲救他人的生命，甘心捨棄自己的生命；那種不可思議的行爲，也是不能說明的。

於是道德心無論如何，不能由地上的現實生活說明了；例如逃入無智的隱匿所的宗教中去探究他的根源，就不能不求於超自然的地方。就是說善心，是神靈特別賦與人的，惡心是由人的肉慾發生的，由物質界發生的，由罪惡發生的。

善惡的根源不能解說，就是發生宗教的一個原因。柏拉圖，康德實在爲着這一點，建設了超自然的靈界。然而當着自然界的研究比之當時大爲進步，而人類社會的真相大爲明瞭的今日，猶不免有許多人爲了道德心即善惡心難解一事所苦，以爲非借助於神靈，無論如何不能說明那不可思議的原因。在現今的時代要說明自然現象和人類歷史，早已

無須乎憑精神靈，而竟有一般人，爲了滿足那倫理的情操，反主張有憑精神靈的必要。這也許是一種合理的主張罷。自己不能理解而且又無法解決的事，無論誰人，也不得不把這事神靈化了。

然而到了十九世紀的後半期，這種最高要求的道德本質，開始說明了。達爾文、馬克思，就是說明了這事實的兩個學者。達爾文研究人類動物的起源，馬克思研究人類歷史的變遷，終究把這問題解決了。

## 八 社會的本能即道德心

達爾文教我們說：一切生物對於他周圍的自然界都行生存競爭。爲防衛自身，獲取食物，惟具有最有效的特殊器官，而最善於適應外界的生物，方能打勝這競爭，繼續存在。所以生物界一大羣的動物，因爲生存競爭的結果，使他的自動力和認識力發達了。（在所謂認識力之中，凡外界個體之觀察，及其統一與差別之理解，及過去經驗之記憶等均包含在內。）一切動物行了生存競爭，他的自己保存與種族蕃殖的本能，必因自然淘汰法而變強

而分業，自動及思索力也跟着變強了。母親愛護兒子的本能，亦與此同時發生的。因為生存競爭而大小營社會共同生活的動物，即如某種肉食獸，許多食草獸，反嚼獸，猿猴等類，其社會的本能，更爲發達。人也屬於這些獸類之中，非營社會的共同生活，不能立於自然界，所以人的社會的本能也是發達的。

這種社會的本能究竟是什麼？動物的種類，生活狀態的差別，各有不同，而其社會的本能，當然也有種種的差異，可是其中一定有幾種社會的本能，成了社會生活存續的必須條件。若沒有這種本能，社會生活無論如何不能繼續存在。這種本能，像人類所有的，在非營社會的生活不能存在的動物種屬之間發生成長。然則這種本能究竟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爲社會全體捨棄自己的犧牲心。若沒有這種本能，各人專爲自己謀生活，不把社會全體放在自己的目的之上，那種社會一定要被周圍的自然力或敵人所壓迫而至於滅亡。例如羣居生活的水牛爲虎所襲，若各個水牛不爲一羣全體而死，各自逃各自的生命，這水牛羣（即社會）一定要滅亡的。所以自己犧牲是這種動物所不可不有的第一

種社會的本能。

此外如擁護社會的勇氣，對於社會的忠誠，對於全體意志的服從，以及感知毀譽褒貶的名譽心，一切都是社會的本能，這些都已發現於動物社會，多發達至於最高度。

這種社會的本能即與那一種所謂最善至高靈妙不可思議的人類道德完全相同。可是所謂公平這種道德，恐怕動物中是缺乏的。在動物的社會中，天然的生理上的不平等是有的，却沒有由社會的關係生出的不平等（即社會的不平等），所以沒有要求社會的平等這種道德存在的理由。所以只有公平這一件事，是人類社會特有的道德。

所以道德原是動物界的產物。人類的道德在人類單是營羣居生活的動物時代早已存在了。人類惟依多數的協力能征服自然。這種協力心，這種道德心，這種社會的本能，即是能使人類進步的東西。

因為如此，所以人類的道德心，由那最古的人類生活的時代起，早就成了強烈的社會的本能，在他的心中發出聲音。現時我們心裏（如前所述）這種聲音所以能够具有神秘的

性質，不受外界刺戟，不因利害關係，而能自然具有權威發動出來，就是這個緣故。道德心無論如何是神秘的要求。而其實際的性質也與性慾的神秘都是相同。單把道德看作超自然界的產物（或神力）當然沒有理由。

又道德心是動物的本能，與保存自身及蕃殖種族的本能，其根柢相同，惟其如此，所以能够使我們毫無躊躇而聽命於他的如許之力量，如許之慾求。又惟其如此，所以我們對於事件事情能够即刻判斷善惡邪正。又惟其如此，所以我們的道德判斷有強大的確信力。又惟其如此，所以要探究那活動的理法來分解說明是件難事。

若已明白這些事，義務之感是什麼，良心是什麼，這些事也會明白了。義務之感和良心，畢竟是社會的本能的呼聲。當這種呼聲正在發生的時候，保存自身的本能或蕃殖種族的本能的呼聲也要同時發生了。在這種地方，後二者也往往反抗社會的本能的呼聲。反抗的結果，使保存自身的本能和蕃殖種族的本能得了相當的滿足，以後暫時歸於鎮靜，這時候社會的本能更發出強烈的呼聲來了。這就是悔悟之念。有些人把良心當作是

對於營共同生活各同伴的恐怖聲，即是對於同族所加的擯斥或刑罰的恐怖聲，這是大大的錯誤。前面說過的，良心就是對於他人完全不知道的私人行爲，也是發生的。又對於四周的人所賞讚的私人行爲也發生的。更進一層，就是對於因爲怕了同族和輿論而敢行的私人行爲，良心也是發生的。尤以輿論的褒貶確是使人的行爲受大影響的要素。然而輿論生影響這件事，就是豫先存有一種社會的本能，那不能使他受何等的影響了。所以激昂若沒有以褒貶介意的名譽心的社會的本能，那就不能使他受何等的影響了。所以輿論造不出社會的本能。

依上面的說明，那被解作神秘不可思議的精神作用，即最高的道德心，很可簡單的了解了。要而言之，道德不是超越自然的東西，也不是凌駕物質的東西，其根源實存在於我們自身的（人類的，動物的，地上的）生活之中。

## 九 私有競爭與階級

道德心的本質業已闡明了。這一點我們最主要的是受了達爾文的教訓。可是那遺

德心却依國民性，依時代關係，發生種種變化，這又是什麼理由？爲什麼社會的本能的活動生出了那種種差別？達爾文對於這點沒有研究過。這點我們專受了馬克思的教訓。馬克思發現了有史以來，私有財產時代和商品生產時代中社會的本能，所以發生種種變化的主要原因。

依馬克思所論證的地方看起來，人類社會因爲有了生產技術發達的結果，和分業進步的結果所產生的私有制度，然後發生了所有者與無所有者的階級。這兩階級自開始以來常爲了生產物和生產機關互相爭鬪。後來，生產技術愈益發達，兩階級間的爭鬪，也隨着更發達起來了。這種趨勢到了近代更加成了道德思想變化的原因。

首先是私有財產的人中互相競爭起來。這種競爭就發生了很大影響，於是「人人互助」爲他人犧牲」這種道德也就靠不住了。這種道德在以競爭爲道德的社會中，全是死話。在這種社會中，這種道德是離却地上的實際而翱翔於空虛的天上的教化，雖然非常華麗却一點不能實行，只是逢着禮拜日或商工業休息之日，單單在教會中說說法罷了，

一方面在實際的生活上互爭銷路，互爭地位，互爭勞動，同時在他一方面又要聽從「協力」，「互助」那種太古以來在心中囁嚅的聲音，是不可能的。於是宣傳這種名詞的道德，成了偽善了。

馬克思解剖商品和資本家生產的性質，曾經明白表示了下列的事實。人若各自獨立為交換纔生產商品的時候，人的性情必然成為敵視的，疎隔的了。他們的關係是物與物的關係，已不是人與人的關係了。這即是真正現實的人類關係，和那詩人的空想牧師的說教中所僅有的那樣關係，完全不對。

生產技術的發達和分業的進步，造出了社會的階級。社會階級中的屬員，在那階級中多有互相競爭之事，而對於他階級則有共通的利害。例如地主對於工業家，工業家對於地主，企業家對於勞動者，勞動者對於企業家，各在各自的同一階級內，各有同一的利害。

所以這階級爭鬪又大傷道德了。一階級對於那要滅亡或衰弱本階級的他一階級，當然沒有講道德的道理。他一階級對於這階級，當然也沒有什麼犧牲心誠實心了。只是

同階級中間，唯有在階級鬭爭的範圍之內，到某種程度為止的道德是可以發生的。在羣棲的動物中道德唯有對同羣的動物行的；依同理，在太古的人種中，道德惟有對於同種的人行的；依同理，在階級的社會中，道德只有對於同階級的人行的——而且只行在那階級內的競爭所許可的範圍以內。

生產技術更增進步的結果，一方面產出了一羣大富豪，一方面產出了一羣無資產的勞動者。在今日階級鬭爭越發激烈起來了，所以現時階級與階級間實行道德的事越發稀少了。反之，他種大的本能，即保存自身及蕃殖種族的本能，在現在各階級的內部已經壓倒舊社會道德，大占優勢了。即保存自身的本能使資本家虐待勞動者更加厲害而且阻止他必然的發展。他們自己也覺得他們一切所有，一切權力，都不免有放棄的一日，心懷恐懼，一事一物都不肯放鬆。在他方面，勞動者對於資本家也不覺得有愛他心了，他們也為保存自身的本能和愛護子孫的心念所迫，敢公然要征服資本家，努力去現出光輝燦爛，幸福的將來。

競爭照這樣的漸次增大，就將我們社會的感情消滅了。即是將對於社會內同輩的感情消滅了。即是把我們的道德心消滅了。又階級鬭爭這件事，把我們對於他階級中分子的社會的感情即是我們的道德也消滅了。我們對於同階級中分子的感情，犧牲心也越發增大起來。

更有甚者，階級鬭爭的結果，就最有力的階級中各分子看起來，自己階級的福利即與全社會的福利其意義相同。他們為全社會的福利計，要擁護自己階級中的分子，斷然要和他階級對戰。

總括以上說起來，道德的本質在於犧牲，勇氣，忠誠，服從，信義，公平，平等，以及值得他人賞讚的努力；而這類道德（或本能）的作用，常為財產，戰爭，競爭及階級鬭爭所變化了。

以下依據達爾文馬克思的教訓，徵諸現時實例考究一下：

譬如此地有一個工場主和他工場主幹激烈的競爭。這時候，甲工場主對於乙工場主，能夠實行那所謂永烈不變的道德嗎？決不會實行的，他無論如何非維持自己的銷路或

奪取他人的銷路不可。他在本性上雖有許多社會的感情，在這時候恐怕全然生不出效果來。他那保存自身的慾望和愛護子孫的心念，把他那社會的感情征服了。既然互相競爭，那擴張銷路增加主顧的事就是生死問題了。逡巡躊躇就是滅亡的第一步！於是競爭越發激烈，工場主的社會的感情越發減少了。

又這工場主對於工場內的勞動者，能够實行道德嗎？這種事就不應該問了。他本性上是個善人也未可知，或者對於貧者弱者有多大的同情也未可知。然對於工場的利益，却力謀增大，雇勞動者非用低廉的勞銀不可。沒有利益或者利益太小，就覺得把事業停滯了。事業要常常擴大大常常刷新的。若不然，數年之後，就落在他同業之後，十年之後就不能和他同業競爭了。有同情的工場主也是一樣，而一般工場主，爲了積蓄財富，老早就把社會的感情消滅盡了。若是他們對於勞動者講幾分保護救濟的方法，他們更可以把勞動者束縛在他們的工場裏，使成爲更有益的奴隸。若是勞動者也組織團體陸續向資  
 本家提出要求，就會惹起資本金家對勞動者階級的反感，資本金家就會與他資本家提携，把勞

動者當作仇敵看了。

資本家工場主更組織托辣斯商業公司制限生產力，若爲維持商品價格的必要所逼迫的時候，他們一點也不躊躇，就把幾百幾千幾萬的勞動者解雇。資本家對於勞動者的飢寒和窮迫的道德，至此完全消滅了。

其次再把代表資本階級的國會議員引一個例看看。這類國會議員對於勞動階級，究能實行道德與否？道德是要求平等的。要求付與各人以平等的權利的。可是若對於勞動者也付與平等的權利，資本階級立刻要滅亡了。真的平等，須要求政治上的平等並要求經濟上的平等。若許可經濟上的平等，資本家不啻自殺。他們做議員的也做不成了。

所以階級鬭爭越發激烈，勞動者多方團結，勢力越發增大的時候，紳士閥的政治家對於勞動者社會的感情就越發減少，就不得不使勞動者聽從他們專謀保存自己的呼聲了。

所以這些議員一方面對於勞動者漸次生出了反感憎惡的念頭，一方面就漸次和許多資

本家同階級相提携親善了——然同階級中也存有許多的競爭。

有些政治家，當着在野的時候，或者年少的時候，對於勞動階級很有同情，一朝站上有責任的地位負擔實行之任的時候，他們就立刻拋棄前日的態度，鐵面無情，要壓迫仇視勞動階級了。這許多的實例把上面所述的看起來，其理由很容易明白的。他們的本性上雖然也有點社會的感情，而當實際握政之時，他們為紳士階級自衛計，必然的要把那道德性消滅掉。

所以紳士階級對於勞動階級精神的態度，生出兩種類。第一就是明言道德是不能實行的一種暴慢態度，就是自己心中發生出來的善聲，也就不好把他壓住了。第二就是承認道德而不實行的一種偽善態度，言行常不一致，花言巧語，要隱藏自己非社會的行為。

我們再舉第三個實例，考察勞動者的地位。勞動者對於雇主果可以守犧牲的道德麼？勞動者對於雇主若守着犧牲的道德，他們的自身就要滅亡，他們的妻子就要窮困。若勞動者不為自己的運命戰，資本家階級無論何時要把他們放在「不生不死」的境遇，這是

歷史明白指示我們的。所以勞動者無論如何，對於資本家不能守犧牲的道德。勞動者無論如何，非與資本家戰鬥不可。尤其是鬭爭次第激烈，資本家各階級，越發互助提携對付勞動者，勞動者對於資本家社會的感情便越發減少，雙方互用階級的憎惡相對立了。

可是勞動者對於生產關係的智識，更加進步，多數變成社會主義者團結起來，對於資本家社會的感情一面減少，而在同一的時候，對於自己階級（即無產階級全體）的同情同感，一面增大了。若勞動者在本性上是道德感情強烈的人，必定依着上述那種理解，更加熱烈而為自己階級充分發揮忠實，公正，勇氣，犧牲等德性。

這種鬭爭使勞動者對於社會主義新社會的慾求，越發旺盛，對於新社會平和幸福的生活的豫想越發明瞭的時候，他們道德的熱情必定更加強烈。就是他們相信，他們若是戰勝了這鬭爭，而貧富階級絕滅了的新社會若是出現，這時候方可對於人類的全體，一樣的實行我們的道德。所以他們在努力戰鬥之中，他們痛切的覺得他們底心裏，有真正對於人類的最高道德的曙光在當中發亮。

照以上的實例，我們的精神作用之中，就是稱爲最高最大最靈妙不可思議的道德，也爲了階級鬭爭爲了階級關係，即爲了生產關係即爲了生產技術的進步，發生了種種變化，全然可以知道了。

要知道德不是永遠不變的。道德是活的。道德是變化的。

## 第十章 宗教及哲學

### 一 由自然力的崇拜到精神的崇拜

宗教的派別也不知有幾十種幾百種，而多數的各派都稱自己的一派是真的宗教，凡是爲生產技術所左右與生產技術同變遷的東西，更沒有甚於宗教了。

在人類技術生產還未能征服自然力的時期中「自然」差不多完全支配了人類。人把自然界所存在的東西，就是原樣的利用他作爲勞動器具，又在人類遺造不出什麼器具的時期中，人類很崇拜自然力的。即如太陽，天，電光，火，山，木，川，動物等項於人類種族都是最重要的物件。就是在今日野蠻人還是這樣。例如紐畿尼亞(Neu-guinea)人，就把他們

所常吃的一種扎可巴米 (Zagopalme) 檳榔，當作神靈崇拜，以爲他們的種族都是由這種樹發生出來的。

後來生產技術稍稍進步，農業興起了；軍人，祝者（祝者即擔任祭祀的人）之類，掌握權力，管理財產，於是而有治者被治者之分，即生出階級的差別，因而人類不如從前那樣被「自然」所支配，此時要受那地位高的人所支配；早已不像先前那樣單純的崇拜自然物，却把自然物想作是有偉大力量的人了。希臘荷馬 (Homer) 的詩中所表現的人類，都是有力的男女之君長，都以爲他們是智，美，愛的化身。即是自然神變了偉大的人了。生產技術使人類得了權力的結果，神就變爲有力的人了。

後來希臘人生產技術更爲進步，在陸地則開拓道路，在海洋則飄浮船舶，沿岸造成了許多都市，商工業大爲繁昌；土地，生產物，勞動器具，舟車等項，一切都帶商品性質，總之世界變成了一般的商業的社會；太陽，火，海，山，木等等，早已不是古時那樣有神秘不可思議的魔力而爲可驚可怪的神體；人類已經把「自然」放在自己掌握中了。又人類的體力，技術勇氣，

美貌那種肉體的屬性，與荷馬時代也不相同，在這種競爭的社會之中，早已沒有那樣重大的意義了。只是在這種社會之中，一般人覺得有神秘不可思議那種萬能力的東西別有一個。這就是精神，就是人的精神。

在以競爭為事的商業社會之中，人的精神為最重大的要素。計算數量的也是精神。發明新事物的也是精神。賣物得利益的也是精神。考量事物，征服他類的，也是精神。要之，精神是支配人和物的東西。此事恰和檳榔在紐幾尼亞人之間，美貌體力在荷馬時代的一樣，精神這種東西，在這商業社會之中，成了人類生活的中心點。即是精神已成了最有力的東西了。

在這希臘商業社會的時期內，最初的大哲學家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業已明白說過了。「自然界早已不引起我們的注意，引起我們注意的東西，只是思想上和精神上的現象。」這種變遷，明明是生產技術的結果。

## 一 善惡之觀念與社會的本能

人的精神之中，實有許多難以理解的奇怪現象。譬如生於精神之中的抽象觀念，究竟是什麼？這種抽象觀念究竟從什麼地方發生的？無緣無故生出這抽象觀念的思考力，這種東西，究竟是一種什麼不可思議的力呢？而且是從什麼地方發生的呢？

這個到底不是從地上生來的東西。地上所有的都是個個特殊的事物，抽象的事物一件也沒有。那種道德心即善惡的觀念，又是什麼呢？在這種商業的競爭社會之中，善惡觀念的適用常很困難，在此一人則稱為善，在他一人則稱為惡；在此一人則為死滅，在他一人則為麵包；在個人則為利益，在公衆則為不利；這類的善惡觀念，究從何處發生的呢？

這一類的疑謎，都是當時大學者柏拉圖蘇格拉底亞里斯多德等人所不能解釋的地方。他們不能從自然界的智識和經驗把這種疑謎解釋出來。所以結局只有說精神不是地上的產物，而是有神靈的起源的東西。

社會的本能（譬如道德心那種社會的感情）在人類有強大的意義，這種本能的發現在商業社會中被阻止的時候，無論如何，人必定要把那根源探究出來，總要再三設法使他實

現。又這種社會的本能，實是強有力而且崇高嚴肅的東西，若把他研究一下，就生出一種滿足，感覺得一種興奮；若研究不出道理的時候，就覺得這種本能，在崇高嚴肅之中，更加上一種理想的光彩，以為無論如何，這一定是由天上落在地下來的東西了。

因為要說明這種社會的本能（道德心），就發明了一種別的想法，從前因為說明多數自然現象必須想定有多數神靈的天界，現在却不同了，現在只有一個神靈就足够了。善惡既是精神的觀念，所以這種神靈，也成為精神表現出來。

在商業社會之中，精神的勞動支配手足的勞動。產業上和政治上的經營，都是頭腦的工作。手足的勞動，雖不至說是奴隸，總算是下級人的工作。這也是把精神想作神靈的，把神靈想作是精神的一種理由了。

加以在商業社會之中，各人孤立與他人立在競爭的地位。所以各人各把自身當作是最高最大的目的物。各人都把自己的精神，當作是感受，考慮，制定一切事物的東西，所以精神就變成上面所述的目的物中最高最大的部分了。於是社會上的人，就不得不把精

神當作神靈，把神靈當作是獨立自主的精神了。

如上所述，生產技術進步，漸漸使人類發達進步，早已不把貓、蛇、獅子般的東西當作神靈看待了；也不把體力美貌般的東西當作神靈看待了。可是對於心的本質和善惡的觀念還沒有理解出來。所以當時的人把這種大有力而且不得理解的道德的精神，當做神靈來說明。這種現象在今日商業的社會依然繼續存在。神靈就是精神的一句話，就是今日也有人唱道，所以有許多人還是呆想着，以為道德心的確是有超自然根源的東西。

### 二 羅馬之統一與一神論

當世界各國經濟的政治的沒有成爲統一體，即是各國還沒有成爲一個大商業社會的期內，多神和自然神還很有生出的餘地；而希臘世界的商業發達以後，接連有馬其頓王亞力山大的征服，遂使羅馬在地中海沿岸全部建設了商業的世界帝國，所以在這時候，單用一個精神的神靈（或神靈的精神）就很可能可以說明當時全世界中所有的疑問，就很可能可以使一切自然神都消滅了。總之，當時羅馬有大威力的生產技術，羅馬的商業交通，羅馬的商

業社會，到處都可以驅逐自然神。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派哲學中的一神論，就是這種表徵。其後到了羅馬帝政時代，那樣大的經濟組織，全體崩壞，此時恰好有一種適合當時社會關係的一神教傳出來了。這就是耶穌教。這耶穌教就把原有的希臘一神論，撥入在自我的教中了。

當時包圍地中海的各國，造成了一個商業的大社會，到處都有同樣的難問題，有同樣的矛盾衝突，有同樣的商人。所以到處都以為人的精神為神秘不可思議的全能力，即是神。自此以後哥爾人(Golien)日爾曼人那種北方的野蠻人等，次第難在這商業的社會之中，他們因此也漸漸失掉了原始的宗教來奉耶穌教，把一切的力量都歸到一個的精神了。

#### 四 適應封建制度的耶穌教

然而耶穌教並不是在任何時代都照最初的原因繼續存在的。即是從單一的階級宗教變而為多階級的宗教了。羅馬商業的大社會破壞，個個分立的自然的經濟復為舊態，中世紀的社會組織漸次發展而來，耶穌教的內容，也自然發生變化了。

中世紀的社會，是分有土地的領主制度（封建制度）的社會，和梯子一樣，一段一段的造出互相隸屬的關係，下級的人不把生產的餘剩物發賣，却恭恭敬敬的供獻給他的主人。全社會的最高峰有皇帝，其下有王公，其下有諸侯，其下有小領主，最下級則為平民和農奴。寺院教會也有多大的土地，其內部的階級也和社會一樣。教會原是共產的聯合，後來次第發達，遂成了強大的掠奪組織。就是教會中的極高峯是法皇，其次自大僧正，僧正，高僧。以至於普通僧尼，有種種僧官的階級，而其最下級仍然是農人。

中世社會有這樣的生產方法和分配方法，耶穌教為適應這種組織，也自然把他的實質變化了。就是天上並不是住着唯一的神靈，實在不過以神靈作極高峯，極高峯之下，有神之子有精靈，其下更有多種複雜的天使，又有墮落的天使，又有惡魔，還有以供獻生產物於社會為事的，就是所謂葡萄之神，枯草之神等等。要之神靈的一族，與那支配着數階級的皇帝或法皇形態相像，在社會最下級的百姓農奴就是隸屬於天使和衆神的人類了。

宗教中照這樣明明白白反映社會實狀的例，恐怕很少了。就是人的精神把地上的實

例映射到天上去。

## 五 宗教改革的真意義

然而都市後來漸漸發達，宗教也跟着變了。

意大利南德意志法蘭西和蘭英吉利方面都市的住民，因商工業的發展，漸有了勢力，對於貴族僧侶占了獨立的地位。他們有金錢，有資本，可以爲所欲爲，成了獨立自由的人了。他們對於社會的思想一變，同時他們對於宇宙的思想也一變了。爲此他們要求新宗教了。因爲宗教原來是人類對於宇宙的關係用感情描寫出來的東西。

他們在經濟上，業已不承認有比自身更大的力量。在政治上也是一樣，他們成了獨立的市民，獨立的商人，獨立的資本家，立在自由的地位了。

他們對於自我和宇宙之間不要介紹人，所以對於自我和神靈之間也不要介紹人。所以他們蔑視法皇，蔑視僧官，自己做自己的牧師，直接對於神靈而自立了。就是路德(Luther)和加爾文(Kalvin)所創的新教。

所以新教勃興，就是近世資本階級自己覺悟他經濟的實力的結果。宗教是社會的反映，一句話，在這裏也非常明瞭，資本家是個人的，同時那新宗教也是個人的了。

## 六 抽象的不可解之神

亞美利加和印度發現以後，資本家制度越發強大，商工業亦愈發達，地方上自己使用的生產減少，販賣用的生產增加，一切生產多漸漸成爲商品，一切的人多漸漸成了商品的生產者和販賣者；因爲謀生產機械和交通機關的進步，而各人社會的鬭爭，越發重大；因此人類在他的經濟生活上在他的精神上，越發成了孤獨的人了。近代資本制度如是發達，人越發多被自己的生產物所支配；生產物在現時有和人一樣大的力量，人反與物品相同，受其使役；一切物品除了各有實質的使用價值之外，一般又有共通抽象的交換價值了。在這種社會之中，人也互相認爲抽象的人，因而所信的神靈，也不得不成爲一個抽象的概念了。

又因資本家制度發達，下級人民的貧困，越發跟着增大，社會一層一層的増加複雜的程

度，這是不易看透的事情；爲人類社會全體計，究竟何爲善，何爲惡，差不多是不能一定的事。所以，在這種淒慘的競爭場內，工商業日見發達，正如波濤雲湧，想要求得安全和幸福，除了內觀，冥想，靈化以外也無事了。

所以這時代中神靈的姿態，漸多變成孤獨的，靈的，抽象的了。在十七世紀大哲學者笛卡兒 (Descartes) 斯賓挪莎 (Spinoza) 萊布尼 (Leibniz) 等人看起來，神只是一個絕大的存在物，萬物都包容於神靈之中，神靈之外就沒有了一物了。而尤以斯賓挪莎爲最，他是建設了最完全的哲學組織，無瑕無疵和珠玉一樣的哲學組織的人，可是他斯賓挪莎的神靈，是有絕大精神的絕大體格，常常能自己動作自己思考的。這種的神，就是成了近代個人的資本家的那種人的姿體。

又在他一方面，生產技術日益進步，資本制度日益發達，同時對於自然界的智識驟然增大，在十七世紀時，對於自然現象的那種神秘不可解的事實，大概已歸於消滅了。可是對於精神理性觀念諸事而尤以對於善惡觀念和精神科學，還沒有解釋出來。於是在各宗

教方面，自然界的事，物質界的事，遠遠的排斥去了，神靈完全離了現實界成爲不可思議的抽象的靈體了。從古來基督教蔑視「肉體」的思想，助長這種傾向也不少。又生產技術愈複雜分業愈多的結果，精神勞動和手足勞動越發分離起來，精神勞動專屬上流階級，手足勞動專屬勞動階級，所以這種分離，也是由宗教排除物質的原因。所以由這些原因看起來，那大哲學家康德就說時間及空間的事物是單純的現象不是真實的存在了。斐希特也單單認定精神的主觀即「自我」的存在；黑智兒的想法也以爲一個絕對觀念（絕對精神）發展而現出這個世界，而這世界最後生出自覺，復還原到絕對精神的存在。

如此，資本制度的社會，使各個人孤立，使各個人靈化，使各個人自身不能解釋自身，其結果遂使十八十九世紀的各哲學家都造成上面所說的那種孤立抽象不可解的神靈。

## 七 宗教之靈化空化

這時期內蒸汽機械發明，生產力更爲增大，交通機關更見發達，因而資本也變成巨大的東西了。同時新生產技術使自然界的研究更進一步。生產技術進步，自然研究也容易

了，可是自然研究更進步，生產技術也更進步了。於是自然界在人類中越發明瞭，自然現象各法則，漸多爲人智所發明，所謂超自然的存在那種神秘，次第由自然界驅逐出去，遂至於完全消滅了。

在這時候，同時人類社會的實質也開始明瞭起來了。研究歷史以前的研究也發生了。有史以後的研究，也進行順利了。各種統計也作成了。總之，人類行爲的法則開始發見了。於是在人類界的自然現象，漸得了解，因而超自然的事也消失了。要之，自然界人類社會中，那神秘不可解的事實已漸次不見了。

所以對於自然界的研究給了刺戟與方法的東西，就是當時的生產技術，是交通機關，是生產方法，是大資本的力量。又驅使人類精神趨向於研究人類社會的實質一方面的東西，就是從含有這種暴力生產過程中發生出來的社會問題。此外使人深入地底研究地層地質，使人周遊地球研究原始野蠻人的情況，使人搜集歷史統計等材料編纂書類等等，的原動力，都是生產技術。總之，這都是當時生產方法，惹起那種慾求，同時又造出了滿足

這慾求的方法和手段。

要求這種新科學智識的階級，即是使自己的生產技術進步，使自己的利益增大，要征服地主貴族僧侶的那個商工階級（在政治上稱爲自由主義者）——這個階級漸漸看破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一切現象的法則，所以在他們看起來，宗教差不多完全消失了。只是不知什麼理由，心裏總覺得有些感觸的地方，這就是在他们心中一點宗教的殘留的印象，這種感觸在實行上也是沒有什麼價值了。

於是與政治上自由主義相適應的宗教上自由神教徒，或專爲要說明善惡的觀念，或專爲要滿足所謂道德上的慾望，或專爲要把他們平日當作疑謎不能理解的精神，從什麼超自然的根源除了出去，所以他們還是以爲「神靈」有存在的必要。其實對於自然界的事物以及對於人類社會大部分的事實，他們早已不承認有神靈的必要。他們已經能够依據科學把那理由充分的說明了。

所以近世資本制度，自路得加爾文以後，就漸漸把宗教使他靈化，使他空化，使他離却人

間，使他超脫塵世了。總之，宗教在今日正和引進來的鬼物一樣，只有一個腦袋還留在地上罷了。此時惟有舊時小資產階級農民階級和保守的大地主階級一流人，還固守着前世紀的舊信仰；至於在大部分的資本家階級和依附資本家的智識階級看起來，宗教不過只留着一個影兒作爲紀念；否則就是爲了要使勞動者服從，或者因爲有別種理由，假裝一個信宗教的樣兒罷了。總之，由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發達生出來的新智識，剝了宗教的肉，削了宗教的足，單單留着一個怪物罷了。

## 八 勞動階級之無宗教

由上面看來，那樣的經濟的進化，對於自由主義的紳士階級，已經除去了宗教中的大部分，至於對於勞動階級，却把宗教完全除去了。勞動階級，現在差不多完全沒有宗教了。

原來宗教的起源，就是因爲有支配人類的一種不可解的力，前面已經說過。自然力社會力等等，凡是人類覺得既不能理解又不得不服從的時候，就化而爲神靈了。可是在近代的勞動者，尤其是都會中工業勞動者看起來，自然力並不是不可解的東西了。他們天

天在工場中驅使自然力利用自然力。他們在理論上雖不知道，在實際上却很了解的。又他們自己雖然不曉得那種理論，可是別的人們都明明白白曉得的。

至於說社會力的話，他們也曉得這就是他們自身所以致貧困的原因。他們學會了他們曉得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惹起了階級鬭爭，由這階級鬭爭，他們曉得私有制度和資本家的掠奪，確是他們所以致貧困的原因。他們學會了！他們曉得社會主義確是救濟他們的福音。所以在他們看起來，在自然界在人類社會中早已沒有超自然不可解的東西存在了。他們雖然還沒有得着充分理解自然界和社會事實的機會，可是他們相信總有一天可以理解的。他們相信現在社會中雖存有陷害他們的一種暴力原因，可是這原因決不會永久存在的。他們曉得階級鬭爭和勞動者的團結終究可以把這種原因絕滅他。那種不可解力的感想既不存在，宗教就沒有發生的道理。所以社會主義的勞動者完全是無宗教的，是主張無神論的。

上面所述，專就沒有智識沒有讀書的時間，熱心和機會的普通勞動者而言，若就那為階

級鬪爭熱心求學的勞動者說起來更不同了。他們在地位上在必要上比大學教授們更能了解社會的真相。紳士閥階級的人，不願意承認自己階級將要滅亡，無論如何決看不出社會的實況。他們甚至連階級鬪爭的事實都不敢承認。反之，專希望未來的勞動者，猶如獵犬探求獵獸一般，專向真理方面突進的。

## 九 狄更之哲學

然則勞動者關於所求的真理，究有何種證據何種淵泉呢？距今六十年前，馬克思對於勞動階級早已說過，資本是從未給賃銀的勞動所發生的（見馬克思所著賃銀勞動與資本一書）。其次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對於勞動階級明示階級鬪爭的真相（見兩人所著共產黨宣言）。其後馬克思更將那學說發展出來，著了有名的資本論，解剖資本家生產過程的本質，明示勞動階級。在這樣的真理的淵泉中潤了渴喉的勞動者，早已不見人類社會中有什麼超自然的東西了。他們不特消極的放棄了宗教，更且因此積極的得了明晰堅實的人生觀。

於是他們學會了馬克斯恩格斯及他種學說的結果，就曉得人的精神依社會狀態決定的事情，曉得法律是階級的法律，政治是階級的政治，曉得道德是變化無常的一種社會的觀念，曉得唯物史觀的真相，曉得一般思想變化的原因，又曉得自己的思想的由來。用自已的手造出了這社會的人，當然也用自己的精神洞觀這社會。他們終能够曉得階級思想的真相，棄去從前在家庭教會所承受的形而上學的神秘思想，於是又破壞了一個宗教的支撐棒了。

照這樣看來還有一些勞動者，不以在工場工會和政治運動中得來的智識為滿足的，他們更可以得一進步。

稱爲勞動階級的哲學家，稱爲社會主義哲學家的狄更，把精神的內容，更加詳細的指示我們。他把那紳士閱學者懷疑不解的腦髓作用的本質的那種疑謎，也對勞動者說明了。依他所證明的看起來，無論在什麼思想方面，除了結合特殊的個個經驗達到普通的方面，更無他法。所以精神這種東西，唯有就個個經驗即是就已經覺知的事實方能思索，單止

這一事就是精神的作用，就是本質。所以人要思索那神靈，那本體，那絕對的自由，那永恆的人格，那絕對的精神，那超自然的事物，斷然不可能的。那種不可能，正如要考究那超自然的鐵，和超自然的小刀的不可能，實是一樣。精神本來非常莊嚴有力而且貴重，可是和宇宙間其他一切現象比較起來，決不是神秘不可思議的東西。要之，依狄更斯所說，精神的本質在於理解，即在看出普遍的性質，所以決不是不可理解的東西。

勞動者若有熱誠要救自己和自己的階級，渴望求得智識，若把這種學說理解清楚，就明白那思想之中，決沒有宗教存在的餘地。資本家的生產過程，使勞動者貧困飢寒，又使他們獲得脫離這貧困飢寒的慾望，最後又使他們得有滿足那種慾望的智識，這就是使他們心中的宗教死滅了。幸而宗教思想，現在已日就衰滅了。太陽業已昇上來了，拿燈火走路的人當然沒有了。

他日社會主義若是實現，自然界的事物，當可以明白認識出來。人類社會的研究，不像今日這樣困難，當可以明白透切的表現在我們面前。這時候，現在所謂宗教思想，連小孩

的頭腦中都不會發生了。

上面我們所論證的如此。宗教雖然暫時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可是隨着生產關係變了種種的性質。就是最初崇拜樹木，崇拜川河，崇拜太陽；其次崇拜神靈化的美人，勇士，大力者；再其次崇拜精神，崇拜父親，崇拜支配者；再其次崇拜神變不可思議的抽象物；到了最後就變為無宗教了。這些變化一概都是人類社會境遇的變化所生出的結果。即是人與自然界，人與人關係的變化所生出的結果。

## 十 宗教是個人的私事

然而有某種唱反對論的人這樣說：「我們在前面所說明的，事與社會民主黨綱領中『宗教是個人的私事』一句話相矛盾。所以社會民主黨的綱領，因為要羅致宗教信徒入黨，纔把社會主義的本質隱藏起來，說出偽善的虛語。」可是決不會有這種情弊的。關於這一點，我們的同志荷蘭人班涅可辨明得最為適中。其大要如左：

我們所主張的，宗教是個人的私事，所以這是屬於各人自己決定的事情，決不是可以勉

強要求於他人或指示他人的。這事自然是由實際運動的必要上而生的主張；不關於是宗教信徒與否，總要集合各種勞動者使爲全體階級的利益幹起階級鬥爭來。社會黨勞動運動的目的，是社會經濟的改革，是生產機關公有。對於這種目的無關係而能使勞動者之間發生乖離的事情，務必要努力除去，這是當然的道理。可是社會黨的實際運動，決不許發生與社會主義的根本理論有矛盾的事情。唯物史觀把社會生活的基礎放在經濟關係之上。所以在從前思想家看見信仰上的差異或宗教上的爭鬭的地方，我們就看見物質上的要求，階級的爭鬭，和生產方法的變革。宗教上思想信仰這種東西不過是現實界生活關係（即經濟的境遇）的表現，是他的反映。今日的問題是經濟的變革的問題，而站在可以實行變革的地位的階級（即勞動階級）業已自己覺悟這並不是精神的問題了。於是『宗教是個人的私事』這種主張發生出來了。所以這種主張由實際運動的要求發生，同時又實爲明晰的科學的認識之結果發生出來的。

又唯物史觀對於宗教的態度，決不是可以和紳士閥的無神論相混同的。無神論者直

接敵視宗教，以為宗教是保守階級的思想，是進步主義根本上的障礙物。他們把宗教當作單是無智無學的結果。因此要把科學的啟蒙運動來破壞愚民的迷信。

我們則不然，我們把宗教作為生活關係尤其是經濟關係所生的結果。例如占氣候良否（天帝的意旨）卜收成多少的農夫，或因物價高低，行情好壞生出意外損益的商工業者，在他們看來，自然是依賴人力以上的神秘力發生出來的。對於由這樣生活得來的直接的感情，就是把自然科學說明氣候，摘發聖經的虛偽，都是無效的。

可是有階級自覺的勞動者，明白看出了他們自身貧困的原因，是資本家生產和資本家掠奪的結果。曉得此中並無所謂超自然的力量。他們有一種大希望用自己的力量造成功善美的現實世界出來。所以他們雖然沒有讀達爾文的書，雖然不曉得自然科學，他們却已有了非宗教的人生觀了。他們所以無信仰，並不是從他人說話中聽來的結果，實是由他們的境遇中產出來的直接的感情；然而他們既然生了這種感情，要使這感情得着學理的基礎，他們就自然而要讀自然科學和無神論了。勞動階級的無信仰和非宗

教思想是這樣生出來的；所以他們決不把這事當作戰鬪的主體。他們戰鬪的主體是社會觀。是他們人生觀的根本的社會觀。所以他們對於與自己同被資本階級壓迫的勞動者，就是因為特殊境遇有前述那樣迷信，他們都看作是自家戰鬪上的僚友。

實際上在特殊境遇中的人，雖不依宗教上的因襲也有某種的迷信，除了自己漸漸的改革以外也無別法。例如鑛山勞動者或海上勞動者這類人，常被強大的冷酷力所威脅，其結果一面對於資本家成了有力的戰鬪員，而一面猶有強烈的宗教心。

所以社會主義與宗教的關係，與唱反對論的人所說的完全相反。社會主義不是依唯物史觀使勞動者無信仰，實在是勞動者由自己的實際生活看破了社會關係，其結果自然失了信仰的。若更要根本的理解那社會關係，他們就不得不研究唯物史觀了。唯物史觀不必定要反對宗教。實在把宗教當作是歷史的當然的現象，在將來新社會狀態之下方可以完全消滅的。所以現在信仰上的差異不是根本問題，只有經濟上的目的方算根本的問題。所以在實際運動上成了『宗教是個人的私事』這種主張了。

## 第十一章 藝術

關於所謂精神問題的藝術問題，我們只能大略講幾句話，因為不幸而無產階級還沒有嘗着這種生活的滋味。

我們的理論在這一方面也是有效的，我們只用以下的觀察和唯一的實例，就可以解釋明白。

藝術是用線，或色，或聲，表示情趣的。人除了對於人以外，不會發生情感，所以人對於人的關係改變了，藝術也不能不隨之改變。

取一個例說：

資本主義社會的個人都是孤立的，都是受生產和生產品支配的。這個狀態一定要在藝術上面露現出來；自紀元前第五世紀希臘市民的藝術起一直到今天，都是露現出來了的。

社會主義社會的個人都是覺悟個人與全體的關係的，都是在全體上有力量的，都是與

全體支配生產和生產品的。這個狀態也一定是要在藝術上露現出來的；如果人內藏得有相當的熱情和發露，權力，自由，幸福，以及一切的情感，一定非露現出來不可，也一定是要露現出來的。這個藝術，又一定剛與社會主義的個人之與資本主義的個人不同的一樣，與資本制度下的藝術有霄壤之別的。這個差別的發生，不待說，是由於現在根基於私有財產和賃銀勞動的生產關係，變而根基於共有財產和共同勞動的了。

## 第十二章 結論

我們在上面，把一切問題都解說完了，現在把這些問題拿來再考察一遍。

科學，法律，政治，習慣，宗教和哲學，藝術，都是隨生產關係的變遷而變遷，這個生產關係又隨技術的進化而變遷。

我們發見了有許多完全單純的，普通知道的，而且為全階級以及全民衆在自己周圍所能看見的極大實例的存在。

我們自然不能提出無窮的證據；歷史上實在也有許多時代，因為我們對於反對者所意

識的一切東西不十分曉得解釋，我們要把這一切時代的實例都引來解釋唯物史論，就很困難。但我們提出了那樣內容豐富的實例，這些實例在他廣大範圍內都是有效的，所以這個唯物史論的真實也就可以證實了。

況且這唯物史論已經由我們的同志（尤其德國的同志，以及別國的同志）適用到歷史的一切領域，都得到了完全的效果，所以我們能够放心說：『經驗已經證實了馬克思學說的這一部分是真實的。』

唯物史觀，決不能把他看作只有一個無論甚麼歷史上的問題都可以裝得進的形體。我們還得要從事研究。如果我們要了解爲甚麼一個階級，一個國民，有他一定的一個想法，我們就不要說：『是的！生產方法是怎樣，所以就產生了怎樣的思想。』如果我們是這種想法，我們就時常要受迷惑了；因爲同一技術在一國民產出的思想，往往與在別一國民產出的思想完全不同（剛與同一的技術在不同的國民能够保持不同的生產方法一樣）的緣故。別的要素我們也不能不加入考察，那個國民底政治歷史，氣候，地理的情形，都是同

時與技術影響到生產的方法和思想的。我們要把別的一切要素都知道了，唯物史觀即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效果，然後纔能明白顯露出來。

不能研究歷史的人，就只好以我們現在的觀察，即勞資間的爭鬪為滿足；這爭鬪的照影以在勞動者的精神為最明瞭，勞動者能够用好的教意和好的主義向這個爭鬪底理解努力前進。

精神的各種領域決不是互相孤立的。各種領域是合起來成一個完體的，那些都是互相影響的，政治影響到經濟，習慣影響到政治，技術影響到科學，經濟影響到政治，政治影響到習慣，科學影響到技術，此影響到彼，彼影響到此。相互的影響，反影響，前代精神生活的獨立的遺存，都是有的。但是這些東西底原動力就是勞動，精神所流通的河道就是生產關係。

傳說也是一種勢力，往往又是一種阻礙的勢力。

全過程，如上所述，就是一個人類的過程，是由人類在人類裏面互相完成的過程，所以不

是機械的過程。我們曾再三說我們能夠說明一切物事發生的基礎，是人類的慾求和衝動。這個衝動就是自存的衝動，生殖的衝動，社會的衝動。衝動和慾求不是純機械的，乃是精神的，有生命的，乃是感情，所以決不是純粹機械的。世間上最愚蠢最不忠實的人，莫過於把歷史的唯物論和機械的唯物論相混同的人。技術自身不是僅僅一個機械的，乃是一個思考的過程。自然所用以發展人類思想的大手段，就是爭鬪，在我們今天尤其是階級爭鬪。我們看見了許多實例：技術把種種生產關係和財產關係裏面的階級轉換了位置，他們的思想也由此發生了敵對的衝突；他們關於所有權發生了爭鬪，同時關於法律，政治，宗教等等的思想也由此發生了爭鬪；而一階級的物質的勝利就是那階級底思想的勝利。

一切我們所看見的，和我們所能放心引以為結論的，就是思想是無間斷地變化的，這個思想總是在運動中領會的，又在我們所論議的這一切範圍內沒有永久真理，唯一的永久的真理，即變化的絕對真理，就是進化。這個進化又完全是普遍的大真理，如我們起初

所說，在我們還沒有特別加以討論的時候，就由我們實行中發生了。讀者諸君大概了解了，這個結論不是我們預先確定的信條，乃是由事實的結果，單純的歷史的經驗來的。

### 第十三章 真理之力

以上大概把唯物史觀解說完了。還有些少地方要添寫幾句。

這部解說決不是要使勞動者變做哲學家。精神這種東西不是絕對的存在，與他種事物相同，是常常變化的；這種考究成爲哲學的真理，確能使勞動者的精神受大影響。但這也不過是副產物罷了。

著書人的目的，在使勞動者成爲戰鬪員，成爲勝利者。他們讀這部書的時候，心裏若不生一種力量，就糟了。然而這部書所注重的在什麼地方呢？生產技術變化了，從來無足稱道的一階級成了有力的階級，奴隸成了戰鬪者；他們的階級的思想就會由貧弱變爲有力，由奴隸的變爲戰鬪的而向上了。生產技術若終究能够使這階級成爲占勝利的階級，那階級的思想，結局也可以成了唯一的「真實」。所以著者依此書對於勞動者給了一種

「握得真理的人就是自己」的自信。即是對於自己的精神給了一種自信。生產技術的進步，使勞動階級人數增加得和海濱的砂粒一樣多，又使他們曉得團結，使他們趨向戰鬥，又使他們成了精神的、道德的、物質的有力階級。舊式生產關係即私有財產制度，由近世勞動者看起來，已成了很狹隘的東西了。勞動已成了社會的勞動。若要把他解放，善為使用，唯有憑藉社會共有制度。小規模工業殘廢之中，合股公司之中以及托辣斯之中所有的生產技術，他的羽翼正要充分擴張，要求社會共有制度。有時妄行鞭策，有時妄行沮抑；像這樣辦法，已不是生產技術所要求的了。所以勞動者終究要依自己意志，使用生產技術，分配生產機關。這畢竟是因為生產技術使勞動者成了有力的階級，勞動的意志，自然表現生產技術的要求。所以立在這種確信之上的勞動者的思想，一切都是真理。若

是勞動者主張要把依現實證明出來的生產機關歸為公有，則以此種主張為目的的勞動者的思想（限於這種人）就是真理，與這種相反對的思想，就不是真理。若一旦把土地和機械一切都歸人所共有，這種一切都歸人所共有的事就是正當。因此有這種慾求的意

見就是真理，這是可以證明的。所以若是現實的接近這種狀態，勞動者的思想在法律上更加成爲真理，成爲正當，反對者的意見與現實矛盾，就更加成爲虛僞了。這事在政治上也是一樣。勞動者在數字上在團結上在實力上成爲最後的階級，所以他們要發現這實力的政見，就成爲真理；若與此相反的反對黨的政見，就成爲虛僞了。要之真理與思想是一致的東西。

勞動階級所奉的社會主義是生產技術的要求，若沒有這種要求，生產上就再不能謀發展，所以勞動階級的道德（限於符合這目的者）是正當的。

社會主義專由生產力社會的發展而生。即是自然力與社會力歸勞動階級的手中運用的時候，纔開始發生的。勞動階級的思想若是正當，他們不承認超自然力這件事也是正當的。

一切生產技術的發達不但使一階級發生了物質的盛衰，而且發生了精神的盛衰。一階級所追求的各關係，是現實的發生出來的，所以有這種慾求的思想，就是真理。總之思

想是對於現實的理論，是考案，是概括。

所以著者努力替勞動者把唯物史觀，明瞭的解說出來。這就是要使勞動者的精神中  
吸收真理。

## 第十四章 個人之力

最後有略就「個人之力」說明的必要。

有說生產技術進步，自然要達到社會主義的。有說我們因生產技術被社會主義所驅逐的。有說我們不能任意造出歷史的。

有說勞動是社會的。生產關係也非成爲社會的不可。財產關係也非成爲社會的不可。

有說社會中物質的勢力比個人的精神更爲有力。個人非服從這引導不可。

大概是這樣說的罷。然而生產技術這樣東西，是由機械和人類的協力產生的。勞動這種東西，就含有能自己活動的人的手，頭，心臟的意義。財產關係這種東西，是財產所有

者與財產無所有者的關係。

又這進化的過程是活的過程。驅逐我們的社會力，決不是死的宿命。這實在是活着的力。

我們無論如何，除了向着社會所進行的方向前進以外沒有法子。勞動過程無論如何一定要驅使我們向着我們自己不能決定的方面前進的。然而這也是我們所幹的事。勞動者諸君！諸君決不是為盲目的運命所驅使的，實在是依活的社會所發出的社會主義決定的。諸君依階級的地位非如此不可。諸君不得不求更高的工銀，不得不求更大的幸福，不得不求更多的休養。諸君不得不自行團結。諸君不得不與紳士閥戰鬪。戰鬪不得不掌握政權。諸君非成勝利者不可。生產力是這樣要求的，勞動是這樣要求的。要如何迅速，如何完善，如何正當方能成就，不是諸君的責任麼？不是仰賴諸君各種的活力嗎？不即是仰賴諸君各個的體力和精神嗎？有強健的體力和精神力的勞動者，比較別的貧弱的人，更能成就世間未曾有的大事業。諸君，在資本家制度之下要有強健

的體力自然是困難的。諸君的工銀和勞動時間和生活法不能由諸君自定。然而同此事比較起來，諸君的精神要成爲強健，諸君自己可以料理。諸君可以獲得真理的力，獲得社會主義真理的力。精神實有特別的作用。社會生活能使他疲勞，到了差不多不能爲自發的活動時爲止，可以被社會生活所支配。可是生產技術一旦使他們覺醒，使他們在對面的水平線上看見一道光明，指示他們的目的，指示他們的希望，指示某一階級的勝利，他們爲階級中一分子的精神，立刻就大活動起來了。那精神就要燃燒要努力起來了。精神支配肉體的一句話，到這時候就成了真理了。精神至此成了肉體以上的東西了。肉體儘管衰弱，精神總是強健的自由。勞動者諸君！諸君的精神現在資本家制度之下可以得到自由了。諸君可以脫離紳士閥精神的隸屬關係了。唯物史觀教諸君明白自然與人類的關係。唯物史觀教諸君曉得人類不但支配自然，而且能支配人類自身的時代也接近了。唯物史觀又教諸君說諸君帶有招致這種時代的任務。善於理解的人，就是獲得自由的人。這種人對於自己階級造出新社會的事，很能够用個人的努力多方

助長這事的成功。



## 附錄

### 馬克思唯物史觀要旨

(一)

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思想，最初是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和恩格斯共著的共產黨宣言中發表的。對於這個宣言，恩格斯後來曾經有下列一段說話。

「這個宣言雖然是我和馬克思共著的，可是這篇宣言根本的主見，還是馬克思提出的，我在這裏有聲明的義務。他所提出的主見就是：

在歷史上各時代中，必然有關於生產分配的經濟上的特殊方法，又必然由這種特殊方法產出一種社會組織，那時代的政治和文明的歷史，都在那個基礎上建設，依據那個基礎說明。所以人類的全歷史，（在原始土地共有的民族的社會消滅以後）是階級鬭爭的歷史，即是掠奪階級和被掠奪階級，壓制階級和被壓制階級相對抗的歷史。這些階級鬭爭的歷史，相連相續，構成社會進化的階段，到了現在，又達到一種新階段，被掠奪被壓制的階

級（即是平民勞動者）要脫離掠奪壓制階級（即紳士閥資本家）的權力自己解放出來；同時要把一切掠奪，壓制，和階級差別，階級鬭爭，完全剷除，將來永遠的把社會全體解放出來。依我所見，這個主見，使歷史學上發生新生命，正如達爾文在生物學上發明進化說一樣；馬克思和我兩人，在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以前，已經漸漸的有了這種傾向的。我在最初對於這種傾向究竟到了一種什麼程度，把我所著的英國勞動階級之狀態一書看起來，最易明瞭的。到了一千八百四十五年的春天，我和馬克思在不律塞第二次相會的時候，馬克思已經把這種思想完成了，他對我說的話，差不多和我在前面所用的明晰的字句是一樣的。

(11)

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是達爾文發表物種原始的一年，同時馬克思也在這一年發表了經濟學批評（*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馬克思在這書的序文上，很簡明的把自己學問的經路說明了。

「一千八百四十二年至三年間我做來因新聞主筆的時候，因為出了大學不久，先前學習的學科，都是哲學歷史法律之類，所以遇着經濟上的實際問題就難下批評。後來我批評法國流行的各派社會主義的時候，也覺得智識不足。恰好那時候來因新聞的主人，要求我取穩健態度，我就借着這個機會，退出這個報館，再去研求必要的智識了。

但是我爲了要解決這些難問題，首先做的事業就是再研究黑智兒的法理哲學。這次研究的結果，就得了一個信念，覺得法律上各種關係和政體等項，並不是可以自行理解的，也不是可以依賴一般文化進步說明的，實在是在人類生活物質的關係上有根據的。但是物質的關係是什麼呢，在當時黑智兒也做照十八世紀英法各文士的故智，把一切都包括在私的社會（即民間社會）的名下；但是要把這私的社會解剖出來，還是不外用經濟學。所以我就在巴黎開始研究經濟學，後來被法國基左（Guizot）把我逐出法國境外，我又跑到不律塞繼續研究。我這時候所得到的結論，後來成了我的學問的指導線。

「人類因爲用社會的生產，生產那生活資料時，造成某種必然的離自己意志而獨立的

關係。這個關係，就是適應於那社會物質的生產力發展程度的生產關係。這生產關係的總和，成爲社會上經濟的構造，是作成法律上政治上建築物之真實基礎，又生出與此相應的某種社會的自覺。物質的生活資料之生產方法，可以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一切生活過程。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會生活，決定人的意識。

「社會上物質的生產力，發展到了一定階段的時候，就與現在的生產關係，發生衝突。

換句話說，就是與那生產關係僅僅在法律上表現的，而且使那種生產力在自己的內部活動的財產關係發生衝突。這個關係本是生產力發展的形式，這時候變作他的障礙物。

於是乎社會革命的時代開始到了。經濟的基礎生出變化，所以在這基礎上面的建築物，也要或徐或速的革起命來。

「考慮這種革命，我們要常把那在科學上有實證的經濟生活條件之物質的變革，與人了解這種衝突而和他決戰的，法律上，政治上，宗教上，藝術上的形態，簡單說就是精神的革命，善爲區別。我們要想批評這種革命時代，決不要依據那時代的意識來下判斷；恰如

我們要批評某一個人決不要依據他自己所想的事來下判斷一樣。時代的意識，要從那物質生活矛盾之中說明。即是要就那在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兩者之間的矛盾來說明的。

「一社會的組織，非到他的全生產力在其組織內，更無發展之餘地以後，決不能顛覆。這新的，比從前還高的，生產關係，在他物質的生存條件未完全變化於舊社會的母胎以前，決不能產生。所以人類往往只能提起可以解決的問題來解決的。因為拿正確的眼光去看，就曉得凡是成爲問題的東西，必定那解決這問題所必要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至少也在成立過程中的時會，纔能發生的。」

「綜其大體而論，我們可以用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及現代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排列出社會之經濟的進化階級。而在這裏面，資本家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的生活過程最後敵對的形態。——所謂敵對，不是個人的敵對，是由各個人社會的生活條件生出來的敵對，——而在資本家社會母胎內所發展出來的生產力，同時又造成可使解決這種敵對之物質

的條件。人類歷史的前史，於是就和這種社會組織同時終結。」

(三)

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要旨，大概如上面所述，他後來著的資本論，就是適用這種學說的。此外還有別的著述和論文，也是由這種根本思想闡明出來的。

馬克思對於他的唯物史觀學說沒有著過專書，也沒有特別作一篇論文，所以他在經濟學批評的序文上，所寫的這一段文字，是非常重要的。

## 譯者附言

一、這部書是荷蘭人郭泰爲荷蘭的勞動者作的，解釋唯物史觀的要旨，說明社會主義必然發生的根源，詞義淺顯，解釋周到；我想凡是要研究，批評，反對，社會主義的人，至少非把這書讀兩遍不可。這書的價值，有柯祖基一篇序文，把他表顯了出來。至於書的內容，我想讀了這書的人自然能夠知道，用不着我來絮說。若是讀者讀完了這書，必要垂詢譯書人的見解，我也不能另說別的話，除了一個「好」字。

一、這書和柯祖基著的倫理與唯物史觀一書，互相發明的地方很多，請讀者把兩書對看。一、這書有日文的譯本是日本堺利彥從德文本譯成日語的。可是堺氏的日譯本中，缺字的地方太多，還有柯祖基的序文和藝術一章，結論一章，都未曾譯出；所以我用德文本和日文本兩書對照，缺的地方，都補上了。這部書可算是完全譯本。

一、我有一句話要聲明的，譯者現在的德文程度不高，上面所說的那些補譯的地方，大得了我的朋友李漢傑君的援助，我特意在這裏表示我的謝意。

一、這部書雖說是完全譯本，可是不免還有誤譯的地方，譯書的人對於這一點，心裏很記念着，讀者若肯指摘我的錯處，我十二分的感激。

譯者識。



民國十一年五月印刷  
民國十一年五月發行  
民國廿一年八月廿二版

新文化  
叢書  
唯物史觀解說(全一冊)

◎定價銀四角



原 著 者  
譯 者  
發 行 者  
印 刷 者  
所 有 者

荷 蘭 郭 泰

李 達

中 華 書 局

中 華 書 局

中 華 書 局

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邢台保定  
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  
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漢口南昌  
九江安慶蕪湖南京徐州梧州溫州  
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加城  
遼寧吉林長春哈爾濱香港新加坡

(三六九)

#10

074250